



九月的海上

(小說)

施濟美

夏夜納涼話螢火

史東天

作曲家羅西尼

余聲

秋瑾墓前

丁大心

夏天的科學

何凱

拿破崙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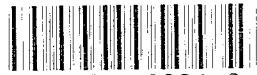
楊曼

獨裁者的解剖

劉秋生

龐大的動物

東方荊



3 1774 9834 6



一九四四的美國

羅蕙

○文化界娛樂雜誌空前暢銷

在戰時中的美國，凡是軍事消息當然不肯輕易發表，就像羅邱會議在事前也不公告，一直到會議以後才在報上刊載出來。但，往往在任何一件大事正式公佈之前，各報章雜誌會有一二段暗示的消息以引起讀者的注意。

各雜誌都空前暢銷，尤其是偵探雜誌，冒險小說，戀愛小說的刊物，以及電影畫報等，至今已增銷五百萬冊。政府方面鑒於各雜誌的暢銷，也刊行宣傳畫報一種，命名「勝利」，由戰時情報處編輯，一九四三年一月份刊。該畫報專作宣傳之用，大部份於海外推銷，和德國的宣傳刊物「信號」相類似，故為宣傳戰之敵對者。

而且根據美國戰時情報處的意見，單單用一種文字是不夠的，反軸心陣線中文字文字很不統一，故而宣傳方不免有所不同。因此「勝利畫報」共印五十四萬冊，計英文本二十二萬五千冊，非洲文的五萬，法文的七萬五千，葡萄牙文的七萬五千，西班牙文的四萬，阿剌伯文的七萬五千。

○戲劇界遼臺好戲上演二月

美國人的宣傳是向來有名的，但看今日勸人民競購戰時公債的標語：*Buy Buy Buy War Bonds Buy War Bonds Buy War Bonds*

Democracy 就可以見其機巧之一斑。在戲劇方面，最寶貴的也是宣傳性的戲，其中成功的是馬克斯惠爾。安德生（Maxwell Anderson）的「聖馬克的黃昏」，在美國四十五家戲院裏上演二月之久，盛況空前，H. H. 雜誌稱為「第一等表現美國兵士的壯麗劇本」。主角魁慈·惠斯脫被徵出發至菲列賓羣島，他夢見甜蜜的家鄉，熱戀的愛人，慈祥的母親，他受到生命的威脅，徘徊於進退難斷的道上。本劇的對白精湛，情緒動人，深受美人歡迎。

在百老匯上演的大都是色情的戲劇，像「脫衣」中，有全裸的少女登場，噓頭不小。

美國戲劇界第一流名演員林·方丹和阿爾弗萊特·雷脫夫婦，還沒有退隱，最近上演喜劇「海盜」，完全以趣味滑稽為前提，場面浩大，佈景華麗，有歌舞，有音樂，還有動物上台，所以 H. H. 評為「鬧劇，喜劇的集錦」。

○電影界大量攝製滑稽影片

以前風行的西部片和詹姆斯·萊克納主演的盜劫片現在已改頭換面成爲最優秀的戰時影片，故去的強盜流氓變成第五縱隊，殺人越貨的違法故事仍是美國人所愛看的。「怠工者」一片的結束有一幕驚人的戰鬥場面，軍警們追捕叛黨，一直追到舊金山港口的自由女神頂上。

「陸蓋·喬登」一片敘述一個球大王被徵入伍後的故事，主角陸蓋喬登不守軍紀，侮慢曹長，誘拐酒店女主人，最後發現爲他加球王冕的上級軍官將要拿坦克車的祕密出售於納粹間諜，他就奮不顧身地阻止其成功。「劊子手也要死的」是一部暴露歐洲淪陷區內幕的影片，全部是好萊塢作風，有暗殺，奸謀，擊鬥，逃亡，以及戀愛等等。

「戀愛片有「賈·芭雷是一位太太」大部以臥室爲背景。滑稽片的產量最多，根據 H. H. 的統計，在好萊塢攝製中的片子，百份之三十九是音樂滑稽片，比上一年增加一倍。大概人們浸淫在戰爭的苦海中，極願從消遣方面得

「水晶球」一片由二大女明星菲琪尼亞·菲兒特和寶蓮·高登會銜主演，大家都穿得很少，簡直是裸體比賽。另一鉅片「永久的處女」，由却爾斯·鮑都主演，E.C.上刊載了十五幅他和女明星接吻的照片。

上電影院的人也比較前多，普通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若干大城市，觀眾超出百分之五十以上。

明星的生活也是我們樂於知道的，現在寫二條在下面：

第一條是喜訊——歌星狄安娜·寶萍非但沒有死，還拍了許多新片子問世。

第二是黃色新聞——女星安·秀蘭控告好萊塢的電影公司，要求賠償十萬元，因為片中某一特寫鏡頭所用替身的腿粗細不稱！

○播音界最風行的十大節目

根據Radio報道，一九四三年最風行的十大無線節目如下：——

- 一、菲勃·麥琪與莫雷，
- 二、打諢滑稽家傑克·貝納，
- 三、木人却利，
- 四、滑稽明星鮑貝·霍勃，
- 五、肥皂廣告的阿特立區萊隆，
- 六、力士肥皂無線電戲院，
- 七、馬克斯惠爾咖啡的十景節目，
- 八、明星平·克勞斯貝，

九、閒談家華爾德·溫吉爾，

十、歌唱家開脫·史密斯。

各大肥皂的廣告節目很多，每天有幾座電台廣播，每次十五分鐘，所播節目有音樂歌唱，滑稽說笑等等。

○新事業戰時羅曼史治療所

美國先驅報的主編英洛埃氏鑒於戰時狀態下糾紛日夥，遂設立「戰時羅曼史治療所」為人民服務。創辦時，美國芝加哥市長愛德華，開曼夫人曾致詞贊成。美國先驅報的送貨車上，有極大的標記：兵士，他破碎了我底心！

該所的案件甚多，我們且挑選幾個常見的典型：

我現在十九歲……在一次野餐時遇到一個男人，我竟一時胡塗地信任了。

不管他了，但是我怎麼處理我們底孩子呢？而且，我後來又遇到一過來自涉

該要這個孩子而完全瞞住這水手呢？

答案：應該要這個孩子……不要將這種情形告訴這水手。

我的丈夫被編入第一軍……我們朋友都已結了婚……就請這個人做我（宴會時）的伴護，我起初不在乎，後來我們相戀了。我該怎麼辦？

答案：告訴他……假使他及到你丈夫的一半，他就不該再引誘你。

這戰時羅曼史治療所成立未及二月，已經成績斐然，大有可觀，這證明不論在戰時或和平時，同情別人的患難，總是件討好的事。



倫敦的角落

方曉藍

倫敦是全英國最不爲人熟悉的地方。像羅馬一樣，它是無盡的，沒有誰希望能夠明瞭整個倫敦。如果你願意去尋找，你可以在它的境域內發現上至前不列顛以及羅馬的遺跡，下迄現代一切最新式的東西。而倫敦的所以如此不爲人熟悉，一部份的理由是：它有許多地方已經完全被遺忘了。變化接踵變化而來，時間在這裏發揮了無上的殘酷威力。在現實生活的潮湧中，每個人都被局限在自己的小天地中。

倫敦人不知道倫敦。除了非常少數的例外，他們僅僅知道自己每日生活的狹小圈子。如果差不多所有的倫敦人都不知道充滿了興趣的倫敦角落，或是把它們忘記得乾乾淨淨，那麼倫敦的旅行者簡直就沒有聽見過它們的名字。但，這些倫敦角落是很值得一看的。我們應該記住，「現代的倫敦是建築在古代的倫敦上的，而古代的倫敦是建築

在一個更古老的倫敦上。」——抓住現代倫敦的外皮，你一定可以在下面看見古代倫敦的事物，微微地包藏着，或僅僅是半隱半露着。

海濱蒼的羅馬浴泉離倫敦最熱鬧的一條大道不過五十哩的路，清涼的泉水仍舊在泉底活躍。它是人們對遙遠的過去的一個明確，新鮮的紀念物。浴泉有十三呎長，六呎寬，四呎到五呎深。現在鋪砌着白色的大理石板。無疑的，這座浴泉是過去羅馬別墅的一部份。

倫敦的修道院花園市場是另外一個被遺忘的地方。除了星期日以外，任何早晨你到那裏去觀光，都可以帶回來一個愉快驚奇的印象，久不能忘。這裏是倫敦的蔬菜水果花草市場。有各種類別的英國蔬菜。

修道院花園過去很大，東至朱瑞巷，西迄聖瑪丁巷，南達海濱，北抵朗場。現在的所謂修道院花園僅僅是當中

中的一小塊，而市場建築却佔據了大部份。有一度這裏是威斯特敏斯特寺僧長們的廚房菜園。

據歷史的記載，一五四七年亨利八世把這裏當爲羊羣的牧場，雖然有一部份地方是用爲墳地。

十八世紀的時候，倫敦有許多著名的作家和演員住在修道院花園區域內，鄰近地方是當時智慧，禮貌和批評的中心，名作家埃狄森（Addison），斯普爾（Steele），約翰生（Johnson）和鮑斯威爾（Boswell）常常在這一帶來往出入。

但，自從那些遙遠的日子以來，倫敦的這一個角落就開始起了變化。修道院花園市場的興起是偶然的，逐漸的。水果，花草，蔬菜商人漸漸的發覺這塊方場是一個銷售他們貨物的好地方。同時除了園藝產品以外，又有陶器，能言鸚鵡，香草，蝸牛等東西。於是有了管理這一帶市場的規則。一八三一年，拜德福公司曾建築了今日的市場。

市場在早晨三四點鐘的時候開始活躍，到了七點半或八點鐘的時候達到繁忙的頂點。八點以後，萬花鏡似的擾亂生活漸漸消失了。

離熱鬧的梅道不過一分鐘的路就到達另一處冷寂的角落：薩伏依皇家禮拜堂。這座禮拜堂是薩伏依王宮的一部

份，乃十三世紀薩伏和黎契芒的彼特伯爵所建。王宮已經蕩然無存，禮拜堂仍舊存在。

一三八一年，華德泰勒和他的叛黨焚毀王宮和禮拜堂時，蘭卡斯特德的公爵剛德約翰住在薩伏依。重建禮拜堂耗費了很多的錢財，直到一五零五年纔完全修竣。一八六四年被毀於火，維多利亞女王予以復修。十八世紀的上半年，這裏是時髦的舉行結婚典禮的地方。

倫敦的遊客們擬定遊覽的名勝時，往往把聖巴瑟羅繆列在裏面。但，等到實際去參觀那裏的門樓，燦爛的腦門內部裝置或醫院的時候，却又往往變卦。所以我們也不妨把它列在倫敦的陌生角落裏。

如果你朝倫敦東部走過去，沿着泰晤士河前行，在下泰晤士街，你會發現另外一個倫敦的角落。說來也很有趣，它是被遺忘的，又是未被遺忘的——比靈門魚市場。

魚販子們都深切地記得比靈門市場，他們每天辛勤地在那裏工作。現在的比靈門市場建於一八七七年，但，至少在一二九七年前這裏已經有一座魚市場。

倫敦是大的，倫敦被遺忘的角落也是說不盡，寫不完的。若是有一天命運把你驅使到這一個異國的京都，你是否要到這些冷寂的角落去發掘，去探險呢？

無家二章

石琪

夜深沉

深夜，枯坐在斗室裏。

是一個沒有月亮的深夜，幾十天來爲了電流節約，我已經習慣了這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洞洞的生活；隨手燃上一支紙烟，在黑暗中我呆看着這黯淡的星火。

周圍的隣居們大半都已經熟睡了，其實這又干我什麼事？由小窗的玻璃望出去，弄堂中一片黑暗洞洞，連看弄堂人的木房子也看不見了。電車大半也早已進了廠，斗室外面沒有一點聲音，寂寞的，像是孤獨的沉在一個無底的黑洞裏。

腦子裏就像一點什麼都沒有，連烟頭星火的明滅都像老遠老遠的不相干的事；以前的事都淡忘了，六年來寄居在上海的斗室裏，也祇有這麼一晚失眠的沉思；可又像是失神的徬徨！

也許是積忙的人，忙，一旦閑下來吧？再不然……

可是六年前故鄉這時候的深晚不是還有人陪着我，圍在白泥爐子的旁邊，熱乾了的橘皮香纏着淡黃的煤油燈光？

抬起頭來望望天花板，在黑暗中透過來滯重的鉛灰色，像一個無月的深夜，天上空浮起將雨的陰雲！

在這時候，我倒情愿聽見更孤獨的拆聲：「蹶，蹶蹶！」

但……

這樣的生活並不是沒有經歷過，在故鄉的深夜裏，陪着兄、妹圍在煤油燈下的白泥爐子旁邊，不是會幾次的笑看外面的梆子聲？不管夜多麼深，外面黃硬麵餛飩餛飩的人不總是深沉的拖嗓子喊：「硬麵——餛——餛！」有時候還夾着清脆的「水羅卜賽梨，辣了換——味！」，賣羅卜小販的叫聲？

也許這些聲音漸漸的遠，沒到不知所之的深遠裏去，但由隨蒼的深處換來「噹噹叮噹……」的冰盞聲。

時常是哥哥衝着妹妹做一個古怪的笑臉，妹妹便一步三跳的拿着小碗跑了出去。

每一聽到棉簾子敲在門上的聲音，我閉着眼睛也能看見：妹妹那凍得通紅的小臉，瑟瑟的兩隻小手捧着一碗已經結上薄冰的「水落紅」湯。

但屋子仍是溫暖的。

「噹噹叮噹……」敲冰盞的人又沒入隨蒼的深處去了。

什麼時候，香烟已將燃盡了，烟頭的星火灼痛了手

指，我下意識的一抖，烟蒂落在地板上，撲哧哧的散落一片火花，一會兒，又寂滅了——我重又墜進這無底的黑洞裏，是不相干的事闖進我的回憶了。

我沒有低吁，但，這裏不是我的家！

冷從腳底上升了上來。

夜深了！

黑茫茫

在防空演習的晚上，還要踱到那處黑茫茫的街道上

去：——

我不知道心裏有沒有寂寞。

高大的建築物在黑暗中也消失了，不留心由窗隙中偷偷漏出來的燈光，倒像是天幕中的疏星。

甬路上憧憧的有行路人的影子，却是靜悄悄，靜悄悄的，偶然也有三五個人成羣結夥的過去，便像一堵黑色的牆，但仍是寂寞的，靜悄悄，靜悄悄的。

也許有一個自警團員，高聲的咳嗽起來，使該大家

扭轉頭來吃驚的看吧？

噫，多麼生疏，多麼不調和呀！

不會記不清楚吧，不是常常闖進空虛的心中懷憶嗎？在曠野裏：——

也是一個黑茫茫的夜，負着自己的小包，穿過荒涼的草原，雖然也沒有犬吠，對面僅僅搖擺來的驢駝行列，却破空的拖長嗓子喊：

「喔嗚——嗚！」

驢蹄們踏着驪草「沙沙沙」，脖子上的鈴鐺「皇朗朗，皇朗朗」追着步子響。

等一會，大家打了個對面，仍舊是誰也看不清楚誰的臉龐，却親熱的高聲招呼：

「前面該歇腳了，朋友！」

「哈，趁夜涼要多趕一站路呢！」

那個就又：「喔嗚——嗚！」

背脊對着背脊把大家扯遠了。驢脖子上的鈴鐺「皇朗朗，皇朗朗」，慢慢的微弱，也寂滅了。

草原上變成悄悄的，心裏却沒有一點寂寞，因為前

面的亂草崗子裏的篝火，已經綠瑩瑩的，一個追着一個由對面撲了過來；突然的想起行旅中時常掛在嘴邊的「鬼打牆」的故事，便高聲的唱起小調來。

踏過亂草崗子便看見前面小店裏的燈火了。

在小店裏，燙腳的熱湯該已經煮在火上了吧！

我是在做什麼呀？

猛的一下子，胸口撞在攔路的繩子上了，自警團員大聲的喊着：

「當心繩子，當心繩子！」

我咒咒着提醒我的懷憶的自警團員。

穿過草原，是走回家去的路，我現在是向着那裏去呢？

馬路上是一片的黑茫茫。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作



舊雨

南嬰

若綺翻一個身，剛想朦朧入睡，忽然聽得外邊嘩刺一聲，像誰摔了什麼東西，接着是一片喧嚷，中間有李媽的尖聲咒罵，和着輕脆的笑聲。那笑聲，若綺聽得清楚，是大蘭的！那丫頭最是幸災樂禍，喜歡惹是非，成天調唆著李媽同廚子成福吵嘴，自己躲在一旁看熱鬧。若綺推枕起來，用手整了整頭髮，回過頭去，傍窗的梳妝台上正映着從窗紗漏進來的幾點疏疏日影。眼光向四圍掃了一下，最後落在斜放在書桌一隅的小時鐘上，鐘上的長短針恰巧成個直角，原來已經三點鐘了。

小鐘的式樣十分靈巧，雖然因為年月的剝蝕有幾處的鍍金已經脫落。鐘頂上飛着一個極小巧的愛神銅像，弓裝在弦上，正是待發的樣子。誰都覺得那架陳舊的小鐘不配陪襯書桌上的其他物件：嶄新的綠紗罩子的台燈，極整齊的書件。細心的若綺並不是不會留意到，那架鐘，還是三天前，當她得到克斯來上海的消息才打發李媽從三層樓上檢出來的。那是十年前秋天她跟希文在滬上結婚時克斯從海外寄給她們的禮物。那時克斯正在美國研究社會學，她是若綺大學時代的好朋友；四年來成天在一起玩的還有伽南同君。對於女子的出路，結婚或從事專業等問題，她們曾有過極詳盡的討論。克斯反對若綺跟希文結婚，她的反對是廣義的，並不是懷疑希文不能做若綺忠實的丈夫；她說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不該跑回家庭，有造就希望的女子更該許身社會。跟那架小鐘一起收到的還有一封長信，中間有一段話使若綺永遠忘不掉，她說：「自私的朋友，國家社會都等着你，爲什麼偏偏要跑回家庭去？瞧！愛神手裏拿着弓箭，象徵愛情的杯是苦的；愛情把你擲進了墳墓，結婚會把你的事業埋葬掉。」



「愛情把你擲進了墳墓，結婚會把你的事業埋葬掉，克斯的話不錯。」若綺下意識地用手攏了攏頭髮，夢幻地重睡了下去，樓下的聲音却更喧擾起來。

「大蘭！又是爲什麼吵架？」

聽不見大蘭的回音，若綺第二次坐起來，披着拖鞋，離開床；雖然陽光灑滿一屋子，深秋的微風拂來却依然使人寒抖。若綺走近衣架，順手拿下一件綢面牙藍地灑黑花的駱駝絨袍披上。驀然回首，對面着衣鏡裏映出整個身軀，髮邊的髮髮，蓬鬆地堆在頭上，明眸修眉，手雖雖然清遠，但因爲家事的操心，上帝已不留情地在她原先豐潤得可愛的臉蛋上輕輕刻上皺紋，像對待每個爬過三十歲有了家庭的婦女一樣。

「不比從前了，」若綺輕輕的歎了一聲。那時樓下的吵鬧聲已輕低了下去，若綺也不願再去過問。小鐘喚起她的記憶，黃金色的四年大學生活是她生命史上最有意思的一頁，同克斯、伽南、君柔間的友誼把那四年生活點綴得更爲生動；但自從若綺結婚的那年起，四人間的音訊竟逐漸疏遠下來。第二年希文被服務的公同派到南洋去，若綺也隨着出國；三年後，再回到上海來，往日的好伴都已星散了。

十年過去，伽南同君柔的消息早就消沉了。克斯的消息却不時帶着海風傳來，但不是直接的。克斯在美國研究社會學，本着孜孜不倦的精神畢竟成就了她的事業；但若綺却變成了兩個孩子的母親。若綺仍不能完全忘情過去，每當花晨月夕，丈夫同孩子不在跟前，家事不來煩接她的時候，對過去四個人歡樂的種種情形仍會發生一種不可言喻的憧憬同戀眷。

克斯回國的消息是從報上得來的，那消息會使她起過一陣興奮。後來不知道克斯怎樣打聽到她的地址，一星期前從南京寄她一封短箋，說一別十年，這次她恰巧要到上海來開會，很希望乘這機會見一見老友的面。若綺依着本信地址立刻寄了覆信，她同克斯約定一個日子，請她到她家裏來。寄出覆信後，若綺的心情是完全不可形容的，舊友的重敘固然使她感到高興，但十年過去，證明勝利的是克斯，結了婚的自己失敗了。好久以前若綺就有那種思想：結婚，使一個女人把身體賣給家庭；結婚，使一個女人永遠作家庭的奴隸。從



此，無聊地一天又一天的生活下去，心中不再產生遠大的希望，只等時光來剝蝕你，來在你臉上劃上更深的皺紋，來把你的頭髮染白。有時成天闲着沒事幹，但當你想睡一忽兒休息一下，却備有許多事情來麻煩你；就像今天午後，若綺需要休息一會，爲的是晚上克斯來，偏偏地備人們吵嘴，攪得她不能入睡。

「成天不給你一點子安靜，多早晚會給他們煩死的。」

若綺慢慢的走近窗前，攪起窗簾向外邊凝眸，樓下是個園子，草木都黃了，兩棵高出雲表的梧桐樹孤獨地屹立着，葉子一片、兩片，隨着深秋的微風在無聲墜落。

一種淒涼的感覺襲上心頭，若綺輕輕把窗簾放下。在克斯、伽南、君柔中間，那種性格是她特稟的。若綺雖然及不上克斯那樣能夠抑制情感，但她可不像伽南、君柔那樣優，時常愛爲自然界的某種變化而流淚。並不是說自然界的變化不給她刺激，那是說若綺常會從將被屈服的情形下擺脫出來。時光只會在人的臉上劃上幾紋，但在人的性格方面却無能爲力。

但輕輕的十年過去，時光對若綺的性格，是不是一點沒影響，却還是個問題。譬如以前，若綺在四個人中間是比較最溫柔的；結婚以後却變得異常暴躁。——事實上却也不能歸罪於若綺，家庭的累使每個好脾氣的婦人變壞。

從若綺結婚的那天起，她是在一步一步回恬靜的生活作別，平時能夠安靜無諱獨處幾小時的機會在她已經不可多得。這次恰巧希文爲了商業上的事到南京去，待一星期後方得回來；兩個孩子又給祖母接去了。本來她預備乘這機會同克斯痛快地談上一整天，偏偏克斯來了電話說開會的幾天忙得厲害，抽不出一整天的時間來在閒談中消磨，她只允許來吃飯。反正希文不在家，她們可以聯床夜話，談一個通宵的。

幾小時後的會晤使她感到興奮。她知道克斯帶給她的不會僅是克斯個人的消息，一定連同伽南、君柔的。克斯沒有家庭的累，沒有原因使她同往日朝夕相聚的同伴間的音訊間隔。

若綺向前移步，在書桌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以手支頤，讓往事的回憶把她整個的思想佔領；湧上腦海



，是三個不同的臉，同三個不同的臉下產生的三種不同的個性。

第一個臉是百合花的瓣兒造成的，那自然是個南、小到玲瓏的嘴唇。唇角裏蘊藏了全世界的溫柔，眼皮中泛漾着人間的智慧。在造成那雙美目的時候，上帝會忙碌地去北海邊上找覓藍星，去深山絕嶺裏尋求藍寶石；他得估計一下子那兩顆最適合安放在靈大的眼眶裏，去完成他偉大的傑作。所以她明眸透來的極平常的一瞥，卻會使歌頌自然之美的詩人同畫家放下抖動的筆尖，人力所能達到的藝術太微小，不足歌頌造物者萬能手腕所創造的不朽傑作。

因爲是一切柔美所鍾，使她輕輕變成了自然的寵兒。一般愛嬌的時代姑娘成天畫眉塗唇去紅燈綠酒下尋求刺激，她却同紙醉金迷間的緩歌慢舞整個絕緣。她吸着從天上掉下來的露水比人間的佳釀覺得更芳甜，每天早晨，清風揭開帳子給她拂沐秀髮，陽光掃去她隔夕的殘夢，她輕輕地起來，周圍的空氣把長在她嘴唇上的花苞打開，無論瞧見一根草、一枝花，都無私地送過去一串微笑，與其說她優氣，毋寧說她智慧，因爲她常常會閉上眼睛，在含蘊着天下溫柔的嘴裏吐出極有哲理的話。她說：「我幹嗎不笑？上帝賜給我一個懂得驕傲的青春，青春帶給我一個活躍的靈魂。在那時期內她只允許我打開一隻眼睛向世界瞧，我瞧見的全是快樂的，但當我過了三十歲以後，青春偷偷逃走，縱使不把活躍的靈魂帶走，但靈魂的翅膀已經覺得疲倦，再也不能容易鼓動着向上飛起來了。那時，上帝要叫我把原先的那隻閉緊，打開另一隻；另一隻眼睛瞧見的會是世界的寂寞同悲哀。但我寧願把一隻眼睛完全閉起來，有個寧靜的安息，不願單獨地把第二隻眼睛睜開。」

「那種有思想的話是聰明人說的，可惜太自私了！」告綺想。

第二個臉兒清清楚楚在她目前畫出輪廓，那是君柔的：短短的一截劉海把眉毛遮住，長身材、黑皮膚，圓圓的臉上襯着圓圓的眼睛。圓眼珠成天在長睫毛下轉動，雖然同旁人一樣的瞧着春天的植物蓬勃地吐出新芽，秋天的木葉從樹樹上脫落，在早晨瞧見太陽從地平線上跳出來，在傍晚瞧見飛鳥拖着殘霞歸去，瞧見月亮從缺變成圓，又從圓變成了缺……信信在她心中會產生同旁人不同的反應。一曲音調淒涼的歌會使她流上幾



小時的淚，一掃針尖大好玩的事也能使她樂上一整天。她會寫使自己看了流淚，自己看了歡笑的詩，每當花晨月夕或者淒風苦雨的時候，她總愛偷偷地垂著思家的淚；事實上也是因為她的家庭太美滿，父母同弟弟們給予她的愛足以釀成一種使她喝了永遠沉醉不醒的芳醇。但雙親過份的寵愛把她的脾氣變壞，她不會學得處世的藝術，雖然進了大學，仍舊孩子氣地過着任性的不修邊幅的生活。

「太率真的脾氣會不適應虛偽的社會；而且神經太衰弱，怕擔當不起狂風暴雨中的社會所給予她的刺激。」若綺歛了口氣。

三個人中間，克斯留給若綺的印象最深刻，因為同是研究社會學，接觸的機會當然更多。關於克斯研究精神的真切是若綺所永遠佩服的；那不是專指主修的社會學，即使完全同社會問題不相關的課程，克斯也一般自動地去找許多參考書唸。

上帝同造成伽南的臉一樣用力地造成了克斯的心，他抬起智慧的眼光瞧見在玻璃房裏長大的花朵一離開暖屋就開始萎謝，不像長在外面的花木耐得住風吹雨打。所以遠在克斯有意識以前就把給予她溫柔的母親奪去，使她漸漸的在不是太暖和的環境中長大起來；脆弱的心靈經過鍛鍊已經變成強壯，捧着一顆受得住風吹雨打的心勇敢地踏進社會。

理智在她腦海裏長起根苗，喜歡沉思的習慣使她不要多開口；她把外表同內心清楚地劃成兩個，所以沒有人會經看見她發狂地笑過一次或者痛快地流過一次淚。等你同她交情深厚的，才能發現她心的寶庫裏所埋藏的尊貴的感情，蓬勃的受占了一大半的地位，她已經不吝惜地把一部份的愛送給她的知己，其餘的她都牢牢地藏起，預備獻給人類。

發亮的眼睛，小巧的嘴唇，深圓的酒渦，與其說是上帝為要增加她臉部的美而給的，毋寧說是為要幫助她沉思才給點綴上。當她用白極了的牙齒把嘴唇咬住，兩個深圓的酒渦在臉上泛動，眼睛裏射出深沉的又是堅決的光輝的時候，目前的事物對她像罩上了濃霧，得不到反應，更起不了作用。



眼睛在向天空凝眸。中間隔絕的十年，在若綺的記憶裏，竟然輕輕地挪開了。

然而若綺却未覺察到，當回憶之幕在她目前輕輕揭開時，着衣鏡裏映出一個臉，美目裏閃動着一般年輕人所有的快樂光輝，櫻脣上點綴了圓融的微笑，那也正是十年前的若綺。

房門輕輕移開，李媽探進來半個身子。「太太，樓下有客人會你。」

李媽把名片遞過來，若綺順着眼睛瞧去，正是「蔡克斯」三個字。

說不出是過度的欣喜還是興奮使若綺感到有點手足無措；她略一躊躇後，就向樓下跑，却又回過頭來吩咐李媽：

「叫大爾上樓把我的房間整理一下，午睡後連被都沒理好。再去跟成福說，客人在這兒用晚飯，菜不必太多，潔淨點就行，反正只有兩個人吃。早晨我已經吩咐過他，怕他一下子忘了。」

若綺匆匆跑下樓，客廳裏一個披黑呢大衣的瘦身軀女人正背着外面站着，像正在注視掛在壁上的什麼字畫。

聽見脚步聲那女人立刻回過頭來，略一端詳後，彼此換了個驚訝的一瞥，一雙手在不容思索之頃擺起來，兩人暫時都不開口，她們不知道先說那一句話最妥當，雖然心裏都明白對面的人要說的是什麼。

站在前面的，竟不是若綺想像中的克斯了。眼周圍的黑暈襯托出臉部的消瘦同憔悴，從深沉的目光中可以歷歷窺得十年來風塵僕僕的生活。克斯覺得若綺比從前胖了，粉筆掩住了原有的自然嫵媚却掩不了眼角的皺紋，往昔的風韻已消失了不少。

像一切久別重逢的友朋一樣，見面後並不能立刻說到衷腸話上去，經過了一些寒暄，若綺就她把她的客人往樓上讓：「我們還是到樓上去談。」克斯隨着她站起來，那時天色已經朦朧了，四圍都有點昏暗；大爾聽見她們的說話聲音，早就把房裏的電燈捻亮，高度的燈光把房間襯托得更覺富麗堂皇。



「你真個好妻子，把什麼地方都布置得又美麗又舒適。」

克斯微笑着提起若綺的手來輕輕撼了幾下；還不會得到若綺的回答，她已經一眼瞥見放在書桌上的小鐘，立刻吃驚地跑上去把它拿在手裏；待若綺注意到的時候，克斯緊張的臉部表情已經逐漸緩和了下來。

「若綺，你和我一樣不能忘情過去。」

歎了口氣，重把小鐘放在原處；接着說：

「記得送你這件禮物的時候，還在信裏說了幾句孩子氣的話；想起來，就會覺得不好意思；我懊悔在思慮未會澈底的時候，不該說下那種過火的話。」

聽得克斯那樣說，若綺似乎也有點吃驚，緊緊地握住克斯回答：

「不！十年的經驗，把你信中每一個字都證實了。我後悔不會在結婚前接受你的勸告，結果還是自己掘開墳墓把自己埋葬。家庭的累，把我壓得透不過氣來，把十幾年的教育同訓練作了個無代價的犧牲，多！」

「你說是無代價的犧牲？你不是已經得到至高無上的代價？你難道以為世界上還有比精神的慰藉更可貴的東西？你犧牲了十幾年的教育同訓練可不是獲得了家庭？對的！世界上只有家庭能給你最大的安慰，告訴你！沒經驗的人！你所希望獲得的代價也許是名譽同地位，其實那種東西就像孩子玩的萬花筒，當你把它玩膩了，拆開來看的時候，才會覺得不過是那麼一回事，覺得從前會給予它那樣的大的興趣，實在真愚蠢得可笑了！」

「你也許後悔過不該不結婚，不該不有個家庭！」

「當我整個被困難壓倒而無處訴說的時候，的確有過這種思想。」

「時光的能力真不小，它把人的脾氣都改變了，十年前你是從來不向人討求同情的。」

「你這話真有趣，」克斯說，「十年前，我同你一樣，也曾有過這種思想；」



「君柔變了，我也變了，你也變了！」

若綺正想詢問伽南同君柔在消息，克斯已經接着說下去：

「這次回國，我真該感到滿足；因為竟已有機會同三個老朋友中的兩個握手，今天見到你，兩個月前在一個偶然的機緣裏會到西湖畔伽南的墓上去獻了一束花……」

「伽南？你說伽南？」若綺睜大眼睛，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伽南。」克斯冷靜地回答。

「她死了？」

「你還不知道？那已經是三年前的事。」

克斯的表情是冷漠的，不知道是爲了不高興若綺不該太不關心朋友間的消息，還是爲了伽南的死已經隔得長久不容易再激起傷感的情緒來。但她不等若綺說話又接下去：

「大概連君柔瘋了的事你也不知道？」

「怎麼？君柔瘋了！那簡直使我信不了！我是在做夢吧！」

那些意外的消息對於若綺不啻是晴天的霹靂了！本來就不是十分強健的身心接受了那種巨大的刺激，幾乎支持不住，像一株弱小的樹木禁受不了狂風暴雨的侵襲一樣。

克斯早就在書桌傍的椅子上坐下來，兩手托着腮，靜靜地睡着若綺。她看見若綺的臉漸漸變爲灰白，兩顆淚珠搖搖欲墜的在眼眶裏閃動，就跑去撫着她的肩膀：

「其實，若綺，人生本來就是這樣的，你又何必悲傷？況且她們的結局也不算怎樣突兀，她們的個性早就給我們以暗示。」

「告訴我伽南怎樣死的？君柔又怎樣會瘋了？」不自然的語調表顯若綺在如何努力地抑制着情感。

「我知道得並不清楚，因爲我打聽不到正確的消息。有人說伽南是自殺的，大概她不願把瞧見世界的寂



莫同悲哀的那雙眼睛打開來。你記得她從前常說的那些話？至於君柔的瘋更是意中事，笑一場哭一場的率真脾氣你說受不受得住社會給予她的刺激？」

若綺沒有回答，接着一陣比較長久的沈寂。

若綺感到有點發暈，想打開窗子換一換空氣，跑過去把窗紗攔開，清絕的月光向裏面直射進來，她索性扶着窗沿向外邊眺望，隔了幾分鐘，她回過頭來，喜色湧上眉梢，微笑着對克斯說：

「上帝安排了一個月色極佳的良夜，也許他預備在我們的友誼上，點綴上更值得紀念的一頁，現在……」她低下頭去看一下表：「現在是我們用晚飯的時候了！」

若綺是個聰明的主婦，明白應該怎樣招待自己的客人，所以她暫時把滿懷的悲哀藏起，一般有說有笑的陪着克斯吃完晚飯。兩人匆匆盥洗過，披上大衣往陽台走去，外邊月華如水，星光燦然，天藍得像碧琉璃一樣。兩人相挨着在靠近扶欄的椅子上坐下，若綺的住宅離繁榮的街市不近，所以每當晚上八九時左右，四圍的喧囂都息了，留下來一片打不破的沈寂。那種沈寂，在平時也許會使若綺感到沉悶，但今晚的星光，月色，以及緊緊挨坐着的，睽違了十年的老友克斯，竟把那種靜謐點綴得十分生動。

兩人保持了幾分鐘的沈寂後，若綺回過頭來，瞧見克斯正睜大着深思的眼睛在向月亮凝眸。克斯覺得若綺瞧她，也回過臉去，微笑着說：

「今晚的月色太柔美，使我感覺到自己更愚蠢更可憐了，工作的重擔常常不讓我充分接受大自然的賜予。告訴你！若綺，這月亮，這晚星，這靜謐的四圍，這緊緊挨坐着的老友，把我完全帶回到十年前去了！」

若綺遞過去鶯詫的一瞥，沒有回答。

淒涼的微笑在克斯的臉上掠過，她接着說：「我懂得你的意思，若綺，我知道你又要說那句話：時光的威權真大，把一個人的個性都變了，你奇怪十年前所謂理智的我，也會變得那樣多愁善感？」

若綺點點頭說：「那也有一點，但還要告訴你，現在我心裏正同你有着一樣的感覺。我一閉眼，一座座



建築雄麗的宮殿式房子就在我目前清晰地畫出輪廓。那片草地，圍着垂柳的池塘前的那塊草地，我現在像用手把它摸着那樣感到清楚。——正是初秋晚春時分我們剩餘的樂園；我們常常安靜地仰着躺下，讓陽光把我們的全身浸透，讓微風輕輕的把我們晒熱了的臉吹涼，抬起眼睛，看見天就在頭上，彷彿離得不遠，用手可以觸得到。有時候天像一塊藍綫子平平的鋪着，有時候天又像海，在前面輕輕搖動的合歡樹的葉子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海藻……」

「我想到的是一個中秋節的晚上……」克斯頓了一頓，接着說：

「月色像今夜一樣迷人，大概已經是上一時的光景，宿舍裏的燈熄盡了，四個人偷偷地從窗子上跳出，向着小山水塔走去，預備去偷賞良宵。山路一下子平坦起來，一塊平地在眼前展開，月光從林叢間疏疏的漏到地上，蔓草中，秋蟲正在扣着弦子。」

「到了水塔上，方始靜下來凝視周圍的景色：冷清清的迷光把宇宙包圍起來，月光浸透了這秋夜，秋夜的迷漫籠罩着遠近的叢林，叢林隔斷了城市裏的燈火；聽見的是水聲和着夜鐘的嗚吟，看見的是月痕點綴出的一幅大自然的圖畫，若不是日光把隔在樹叢間的一角紅樓巧妙地襯托出來的話，也許每個人都得懷疑自己已經整個地脫離塵寰了。」

「多美麗的句子，克斯，你是在寫文章。」若綺突然把克斯的話打斷，說的時候還帶了點頑皮。

克斯也笑了，但她立刻又接下去：

「實在那晚留給我的印象太深刻，太清晰；最可紀念的還是那晚的談話，四個人輪流說着自己的抱負，推測十年後各人的境遇怎樣，當時每個人心中極神祕的十年，極悠長的十年，想不到會那樣匆促地過去了。」

「我說生命中最值得驕傲的時期，是當一千個問題把你去社會的途徑鎖住的時候，從問號裏你可以抽出無窮縷發光的絲，用來織成美麗的幻夢。你夢見變成了夜鶯，在深密的樹叢中；如水的月光下，輕輕唱着清婉的歌曲，去喚醒已經入夢的宇宙，但你可想不到靜寂的四圍會予你一種不可擔當的淒清感覺。你夢見飛入



了玫瑰花籃，在了一口一口吸着玫瑰花吐出來的芬芳，但你沒想到你也會被它的毒刺弄傷。」

這次對着月亮凝眸的是若綺，她像在沉思，又像在留心聽着克斯所說的話。

「人生……」仍舊是克斯的聲音，「人生可不像一曲音樂？每個人都得在宇宙的舞台上表演自己生命的歌；可惜國手太少，每個笨拙的演奏者懷着成功的熱望上去彈奏一曲極平凡的調子，又在懶散的掌聲中輕輕退下。聰明的在正能引起聽眾凝神的頃刻停止，讓聽眾以美麗的幻想去替代平庸的後半段，或者，縱使不能以悅耳的音樂激起聽眾的注意，也該越出規律，以噪音來打破沉悶的『平庸』。若綺，你懂得我的話？」

若綺暫時不給回答。今天克斯帶給她的消息：伽南的死，君染的瘋，同那種消極的言辭，使她心裏產生無窮的感觸。但因着她有一種能從將被感情壓倒的情形下擺脫出來的個性，她的思想並不往消極的方向轉生。她沉思半響，像得到了新的啓示，若有所悟地握住克斯的手說：

「我知道社會給你受了委屈，克斯，你的每一句話都是不平之鳴。你意思說沉睡着的社會使你感覺沈寂，家庭的毒刺已經把我弄傷，是的！我們同在宇宙的舞台上表演自己平凡的生命之歌，但生活下去是我們的責任，自殺的人太自私，他們已經攔在自己肩膀上的擔子向人家身上推，再去賺得人們的同情與歎息。我說君柔是值得憐恤的，當她勇敢地踏上人生的大路時，因為身心的不健而受淘汰；所以我們那班剩留下來的優秀份子真該快樂得驕傲，好吧！克斯，讓我們緊緊的握起手來，直到我們走完人生之路的一天。」

一陣寒風輕輕的從她們臉上拂過，若綺感到有點料峭，她連忙拍着克斯的肩說：

「你的衣服太薄，我不該讓你坐到夜深，回頭招了涼又會傷風的。」

克斯把臉埋在雙掌裏，肩膀微微顫動着，似乎正在抽咽，她斷斷續續地說：

「若綺……你給予我的太多了……至少那種又真摯又體貼的言語，是我十年來沒有聽到的……」
月亮靜悄悄的向西轉，成羣的星星，在明淨得不帶一絲雲片的天空中向着她們睜眼。





美洲獵獅記

雷若華

獵狗已經嗅到了獅子的踪跡，牠正被驅趕到樹上。但從羅威爾傑特的舉止態度看起來，他要捕捉的野獸，並不是二百四十磅重的獅子，倒像是一頭柔弱無助，躺在地上的小牛。他取好套索，跳下馬，把馬繫在樹幹上，平靜自若，如同一個教會執事。

「最好繫在這兒，」他勸告說，「因為馬是懼怕獅子的。」

話是不錯，但，人也是怕獅子的，至少一部份人是怕獅子的。羅威爾並沒有向他的客人仔細解釋，他僅僅邀請了另一位遊騎之上和三個城市朋友同他一起去狩獵。他身上帶着槍，手裏執着套索。但他停留好些時候，撫愛他的獵狗。

「喂，」一個城裏的傢伙說，「上前頭幹嗎？我們不

好站在這兒射獅子嗎？」

「噢，我忘記告訴你們了。今天我不想動鎗，我要活捉。一個動物園寫信給我，願意出一百元代價買一頭活獅子。一百元！不是隨處可以檢到的。」

獅子是最強，最兇狠的肉食動物。設陷宰加以誘捕，再槍殺掉，是一種極興奮，極刺激的冒險狩獵。倘若活捉……！

羅威爾環繞着大樹吹口哨，又撫慰了獵狗一番。他預備好套索，另外一個騎俠安然地在旁邊等候着，但三個城裏人，神經緊張起來。

羅威爾旋着圈套索嘎嘎地響，「着！」扔了出去。

「行啦，巴德。」羅威爾說。巴德跳了過去，攔住獅子憤怒的長尾巴。山獅被驅趕到樹上的時候，尾巴總是垂

下的。巴德突然地猛力一拉。

獅子從樹上摔了下來，頸項被套索勒住。「快，」羅威爾喊着，「當心牠被勒死。」於是他們兩個人手快腳快地把獅子的四爪捆縛起來。他們默默地，敏捷地做着。又把牠的大嘴繫住，以防牠咬斷繩子。三個城市客人目瞪口呆地看着。

獅子的掙扎，搏鬥，咆哮，對於這兩位遊騎人物似乎毫不算一回事。最後他們解開了頸間的套索。稱雄山林中的動物，如今是一動也不能動了。

設想旁觀狩獵專家捆綁一頭活的大獅子，該是多有意思！

圈獅狩獵在美國並不多見。但，你若是在神往於冒險激動的生涯，有機會能跟隨羅威爾傑特一流人物去見識見識那可再夠勁也沒有了。

北美的山獅並非一種吃人的野獸，就是說，牠並不像少數其他兇狠的野獸那樣，見了人就撲奔過來，擊倒之後大嚼特吃。

但，山獅若是被你逼到窮途末路，牠是會搏鬥的；如果你不能保持極端的鎮靜，超妙的技能，那你就非掛

彩不可。

羅威爾和巴德圍到的山獅有二百四十磅重，可謂相當地大了。雖然也有過三百磅的山獅子，不過普通多是在一百五十磅至二百磅之間的。重量無關緊要。每頭獅子的肌肉都極純熟，姿態優美雄壯。白日牠們懶懶地躺在陽光底下，晚間出來巡邏。牠們爬行如貓；最愛吃的食物是馬，牛，鹿，羚羊。

牠們殺死的家畜極多，還殘害了很多的動物。所以很久以來，美國政府就僱用職業獵人捕殺山獅。一頭獅子在星期之內要吃掉三四匹的馬或牛。所以美國西部和西南部，每年的損失慘重。然而城市中的人很少知道美國有山獅為害的。

普通獵人僅僅帶了獵狗狩獵，嗅到獅子的踪跡後，聽趕到樹上，射死。

用鎗打獅子是一回事，用繩索套獅子却是大不相同的另一回事。而套獅子的專家可不是獵人，是美國西部的騎俠。爲了一百塊錢，他們肯拚出自己的命。就是沒有一百塊錢，爲了興趣，他們也是要嘗試的。

世界上沒有任何危險能夠阻止冒險靈魂的嘗試！

活著是無聊，這樣想時，人就比得可怕了。

告訴我，你，現在，不也有些這樣想嗎？你躺在床上，洞着兩眼向前望着，這是一間病房，所有的東西都是白色，見不到一滴刺激的色彩。你側過頭向窗，看着虛渺的陽光，多感的你，或驟然間覺到：即使光明能照亮他物，使大地光明，使宇宙蓬蓬，但他本身却是——虛渺！他祇給人類幸福，而白白浪費了自己的熱力。

你恐怖地想：施與幸福者，他自己却得不到幸福啊？

風吹了一陣，傳來瑟瑟的草聲，樹葉也被抖得飄下來，或有一縷技巧投到你枕旁，你愛憐地雙手捧起它，在上面發見了一個蛀洞。你回憶起它們的黃盛陸綠曾使你興奮過，你茫然了。

你痛苦地想：使人快樂的，自己是在暗暗地被他噬呀！

傷感地，把來比喻自身，你苦笑了，是什麼愚蠢的鼓勵，使你留下了這樣多的「無聲的詩」給世間？你覺得錯了，做聰明人

天山夢

——給郭朋

沈寂

做錯了——誰一定會為自己無聲的詩感動過了嗎？你這樣苦想——於是，當我們走近你的床沿時，你這樣地傾訴着。

不能寬叱你，我也曾這樣想過呀。

可以不必怎樣鼓勵你，因為你病着，睡在這種消沉的氣氛間。可是你總該選記得，我故意屢次地走到架上去，回頭來告訴你玉蘭花的異香，我在提醒你，那支花的香味使人悅聞，也就因為它散發着香味，才使人懷戀地關念着它，覺得少不了它。

難道你就不想把花來比喻你自己？不想把這花的香味比喻你美麗的「無聲的詩」？

而且，遼遠的天山正兀立着，為甚麼你就忘掉繼續你「天山夢」的勇氣？

我等待着……

我等待你，相信在你病好的一天，你會走來告訴我，你重又拾起奮鬥的勇氣了。那時，讓我緊握你，聽你重訴「天山夢」的謠言。

昨夜，我們在那邊走過，你指着藍天，夜幕上撒滿星粒，閃爍得使人迷惑，你說它們像在飛上去，我說它們在漸漸落下來。我們的談話引得發笑了：『星星只是在對我們眨着眼睛。』

他沒覺得，他說了比我們更美麗的謊語。

忽然你撞我一下肩膀低聲地：『你看，一顆星掉下來了。』

六顆眼珠，夢幻地探着，果然有一粒星呢，雪片一樣跳舞似的飄下來，一眼那顆星消失了。

『那是流星哪！』你嚼噉着。

我們不忍走，興奮地在四處找。懸在牆角前蹲着喊我們：『找着了，星在這兒。』

我同你跳躍前去，三人閃閃着，一小顆光在暗中亮着，青亮亮的，彷彿原野的青石上等待情人的少女的眸子憂鬱地睡着。我們笑了，愚態得把盤火當成星光。『拾回去吧，真拾得了一顆星。』

拾星記

——給剛

沈寂

你伸出手去，立刻縮回來：『不說嗎？』

接着你發我們笑得紅了臉，你輕手輕腳的拾了，夾在手絹中。我們走了，你說了些甚麼？慧又在說些甚麼？原諒我，我都有點進去，我一面走，一面把眼視投向黑暗，也想拾到一顆星呢！

千萬別笑我，我還是個幻夢的孩子哪。

現在，我立在你身旁，要你給我看昨夜拾得的星，你笑我多情。但是，我想，拾得星而仔細保存着的你，才更多情。你把手絹打開了，但是迴尋不着。『祇需尋着光亮好了。』

光亮沒看見，你指着一顆蟲：『我們的星。』

『不亮呢！』我有些失望。『難道他已失去了光。』

『光還在牠身體裏，但我想：牠不願再發亮了，因為這不是發光的地方。』你說。

朋友，我不是不知道的，你沒有家。但你何必就說得這般沉痛！

不幸的是你太愛我們這幾個南方朋友了。我們本不該常常來找你談心，更不該在夜深時匆匆搥別，抱你一人在暗室中。我不忍想，當你獨一人，輕輕關上房門，忽然覺得四周異常的靜，你迎着月光仰躺着，感到自己孤獨，和想起朋友們都有家可歸時，朋友，你不會悲慟得流過淚嗎？

我同情你：假如一個人真只剩了自己，也祇有絕望，不會有懷念了，而你是有着家的。你有你慈愛的雙親——你不是，常常閉着眼睛追憶着他老倆的容顏？你霍然間似乎聽到一下過去的，溫和的喊聲，你到底祇有絕望地摸摸頭髮，想染來母親留下的一指指的气味！你還始終保藏着哥哥的衣料——我多麼要責罵自己會勸你變賣過——你何嘗捨不得衣料，莫不是想多獲得一片天倫之念吧！

天涯篇

——給石琪

沈寂

我同情你：一個人爲什麼不該去回憶過去？一場夢吧！但是，失去好夢已悲甚，何苦又做尋夢人！替自己找來更多的苦楚與絕望？

我同情你：有時，你禁要幻想起來——遠方的老娘每夜依扉望月，懷想起你，脫口喊出你的名字來，引起你父親，偷偷的背着老妻去望你的相片。他們誰都瞞住誰，不然，你能禁得住他們不抱頭痛哭起來？他們担心中他們那朴實的兒子現在生活得如何了！他們一定比你更懷念，更痛楚，更多次敬的滴淚！

希望你不爲我這些話而痛哭起來。你不妨這樣迷信：好心的人是會有好報的。你爲甚麼不暫且丟開無家的悲哀，而神往於將來重聚之情景呢？

太孤獨的時候，讓真摯的友情來沉醉自己吧！

頭未白，已想到暮年，不太多愁了？

你說：你悲哀以前的光陰被自己浪費——那是一段有黃金色彩的光陰。你愛生活；又捨不得活，怕一旦逝去了找不回，你知道光陰不由你主張，當老弱時，苦有童年的回憶，而身上青春之泉已竭，笑時惟聞燥枯的聲喉，欲跳躍而腿膀已無力。於是老淚墜落，望着兒孫輩偷偷的悲傷起來。於是，你怕老……

我忽然驚奇，你也是個惜陰人哪！

有這種思想的人是可敬的，却不能有幸福，他太悲觀了。我們避不掉老年，可是我們不能爲了怕老，而不活下去，你拉不住時間，相反的時間要拖起你走，要你老，要你死。且勿悲觀，我們學學「今日有酒今日醉」，在你未老前，珍惜你的青春吧！

你將暮年看成了是個接近死的一段里程。其實，我們一生下來就接近死。且聽一首民謠：

「人見白頭嘆，我見白頭喜，多少年亡，不到白頭死。」

惜 陰 人 —— 給 慧 沈 寂

那末，能過着一次老年而死去的人是幸福了，你又何必說之若鶩呢？

而且，你爲甚麼要把春天當作一半的開始，冬日是一年的結束？又爲甚麼以早晨爲一天之首，而黑夜爲一天之尾？（難道一切的結束是應該冷酷的，黑暗的。）更而且在嚴冬的時候你總不會忘了春天吧？同樣的，每夜你不是以睡眠來度過，直到天亮？

「但是一個人，在老年後這能再有個童年？死了後還能復活嗎？」

別這樣問我，太自私的人才這麼想。要是人不老，人不死，一切的人都活着，秦始皇還活着，紂王還活着，秦檜還活着，那些野心家都還活着，到那時，你會被他們壓迫得不想活了。

活着是好的，老也是好的，死也是好的。

而無所作爲的活，頹然喪氣的活，不是一談的死，方是可痛。

以後，你還是別回首去看日曆，別想起自己的年歲，只要活一天，就工作一天。我自己在這樣做着，我也這樣勸你。



大 雜 院

石 琪

牆上剝了皮，臨街的後山牆上支上一座木架子，南書房死勁的往後倚，把木架子倚得微微的響下去，像一張前清時候曾經時興過一陣子的硬弓。順着牆跟腳，青灰抹好的磚沿上，被潮氣侵蝕得碗碗鏗鏗的曳起一大條白印，一彎一彎的拓上一層，又拓上一層；有一點空隙的地方，則被小孩子們用白灰歪歪扭扭的塗上「小三子是王八旦」，牆角上畫着一隻大王八，旁邊用濃墨註釋着：「此處不許小便」。時常看見有些便急的人，東張西望望想找個地方洩洩水，好容易找到這地方，痛痛快快的便一下子，因此不許小便的下面，早已經濃濃的浸上一大堆尿水。「不」字也被人用白粉子塗去，拿黑炭在旁邊加一個「灌」字，於是就變成了「此處准許小

便」；那隻大王八羞愧得倒很想跟「小三子是王八旦」去親近親近。

走進大門，門上的漆像是一個生過天花的臉，一片瘡疤落下來了，另一片還死巴巴的貼在上面，東面半扇門的大軸已經磨斷了，就自願的歪在一傍，像一個生了瘡的老人，沒有人照顧，祇好自己硬撐着掙扎起來。小孩子們有時候傷了風，就一把兩把的傷風鼻涕抹在這老頭子的身上。深夜裏有兩個「扛大個兒」的年青小伙子，跑過來硬把牠安放在崗石上，也明知牠沒有這麼大的力氣支撐，就用力地在牠的背後支上一根門栓，還讓牠守着這已經不值得守的大門。

門洞的旁邊原來有一間門房，門口掛着一塊白漆的

牌子，上面寫着「門房」。如今這間房子已沒有從前那麼富麗好看，白木牌子上可貼上一張紅紙「金寓」，門洞空餘的牆上四稜四角的釘上五塊馬口鐵片子：「國醫金匯泉」。

再往裏走，迎面是一扇影壁牆，「戳戳」早被房東劈了燒火，空餘的地方被住在三間大廳上的文先生掛起塊抹着花臉的白木牌子來：「大律師文師武」。

文律師自然要比金大夫強得多，文律師住的是當初管事的回廊的地方，金大夫却不過是一個門房；雖然現在文律師除去給鄉下人寫寫狀子之外，誰也沒看見他在法院裏出過庭。祇看在他住在屏門裏三間上房的面上，對他也祇好恭敬一點，也因為文先生整天穿着長衫背着手踱來踱去，見人連招呼也不打，閉上兩扇屏門，自己就像住的是獨門獨院一樣。

除此以處，由裏院二進三進裏跑出跑外的人就再也看不見一個穿着長衫的人了，——是有，那是房東，一個老頭子，無冬無夏穿着藍袍子黑馬褂，踱着方步，擺來擺去。不過房東是房東不是房客，於理甚明，自應無論。有時候，當然，這也除非是大清早，也可以看得見一個禿光頭，穿着撇開胸的小褂子的漢子，推着一隻

獨輪車，由裏院歪歪扭扭的推出來，一出大門就喊：「熱切糕！」

人家管這地方叫大雜院。

從前用不着多說，二十年前這裏便不是大雜院，三十多年前還是金碧輝煌的大宅門；門房裏住的也不是金大夫，而是一位梳着油光辮子，一見有人來便戴上紅纓帽的三爺，房主人夏天穿羅穿紗，冬天狐裘貂帽，整天的不用做什麼事，在大廳上稍微咳嗽一聲：「備馬！」立刻就有人接過馬子去：

「馬號鐵蹄蹄套上！」

騎上馬到校場去扯兩下硬弓，再不然大清早架雙鷹，去跑一下圍，興緻來了也提着鳥籠子到鳥市去和別人比誰唱得好聽。

日子都是這麼打發的，吃不愁吃，穿不愁穿，不然做些什麼？

這位就是佟五爺，捐過一個候補道，可不願意做官，所圖的不過是帽上的一顆紅頂子，也就是現在無冬無夏的穿着藍袍黑馬褂，整天踱着方步，擺來擺去的那位，要說在這房子裏誰還肯對這座宅子與點什麼滄桑之感的話，怕也祇有佟五爺了。

其實佟五爺現在也沒有什麼感慨了，佟五爺算得對起祖宗，他還保住了這一點點一點點的遺產。民間比不得前清，不做事沒有飯吃，大戶人家破落下來了也不祇佟五爺一個人。再說佟五爺會做些什麼？不破落也破落下來了。佟五爺的公館就這樣的變成了大雜院。

眼看著一個熱熱鬧鬧的大宅門破落下來，佟五爺的難受可知，沒有飯吃硬挺着，沒事的時候坐在脫了膠的紅木椅子上嘆口氣：

「清清白白的世家！」

「唉——！」

門房裏的一頂紅纓帽早已罩滿了塵土，白帽沿上受了潮，又乾一陣子，也一片一片的裂了開來，慢慢慢慢自己落在地上，被耗子嚙去一半，另一半不知道被貓拖到什麼地方去了。

「清清白白的世家！」

「唉——！」

門房被蜘蛛網封上，那梳着流光辮子看見人來就頂上紅纓帽的傢伙早就捲起鋪蓋來走了。

佟五爺就在木格門上安上一把鏽鎖，讓房門自動的歪下來。

大門的漆也長了瘡，小孩子們赤條着身子也敢跑過來用白粉子抹上一把：「小三子是王八旦」；再看不見那戴着紅纓帽的傢伙跑出來，橫眉豎目的踢着腳罵。

要是佟五爺一個人大半餓也餓死了，整天的總是嘆：「清清白白的世家，唉——！」

嘆氣當不了飽飯，守着遺產，當真的死守着，氣事！

佟五爺沒有餓死，因為

佟大姑娘才十五歲，生下來就沒有跟着

慶福，大半也記不清媽是什麼樣子，可是學會了話，在苦難裏掙扎，有一碗米煮四碗粥，有兩碗米爺兒兩個就吃一頓大米飯！

佟大姑娘鎮天的找米找麵，巧姑娘做不出沒有米的飯來，今天把脫了膠的紅木椅子叫一個打鼓的來一文不值半文的賣了，明天又把佟五奶奶留下的那件上轎時穿的大紅襖賣給換櫃子的。

佟五爺祇留下一件藍袍子，一件黑馬褂。

佟大姑娘就衝着爸爸嘟起嘴來：

「爸爸，咱們吃什麼吧？」

爸爸沒有言語，嘆一口氣：

「唉！」

大姑娘把飯鍋在桌子上敲得「登登登」的響。

「您倒是說呀！」

說着說着佟五爺又嘆一口氣：

「清清白白的世家，唉——！」

「唉清清白白的世家！」

誰說不是呢？可是儘嘆氣有什麼用？大姑娘就扯爸

爸一把：

「您把房子都讓狐仙，燕嫗嫗住啦！」

「你？……！」

佟五爺扭着頭看看女兒，沒有你出來，滿臉掙得通

紅，搖搖頭……：

大姑娘一扭身子蹣蹣腳：

「看您！」

佟五爺用手扯着鬍子出神，似用力不用力，有一下

沒一下的扯，忽然「蹶」的扯下兩根來，痛得「嚶嚶

嚶」的直喊：「冤家！」

大姑娘沒有顧到爸爸的鬍子，祇是滿處的我，滿處

的翻……：在箱子底下翻出爸爸和媽媽的龍鳳帖來，扯

下一角來往爸爸跟前一扔：

「寫！您！」

「清清白白的世家，唉！」

把茶根子燒在破硯台上一點，用破筆蘸着，佟五爺

也就有這一點本領了：

招 租

茲有門房一間出租房間
寬大，磚地平整，無眷
不租，無保莫問，徒手
謝絕。

本宅啓

第二天的清早，金麗泉先生親手在門洞的灰牆上釘
上那五塊馬口鐵片：

國醫金麗泉

釘完了搖着芭蕉扇在大門口和大姑娘談論着「望聞
問切」四個字的口訣。

佟五爺踱着方步搖擺過去，「呀呀呀！」一口黏

黏的痰吐在地上：

「望聞問切，哼，什麼東西！呸！」

金大夫抱抱拳：

「您早，五爺！」

去：
 去可還要想一會，兩隻手捧着扇子，笑迷迷的衝着佟大姑娘：

「唉，清清白白的世家，唉！」

金麗泉大夫就和佟大姑娘搖搖頭：

「你爹就是太死板，還是那樣，老派！不然嘛，

哼！」衝着這老房子嘆一口氣。

佟大姑娘把辮子朝後一甩：

「您多包含一點，金大叔！」

佟五爺一個月總拿金大叔一塊半錢。

一塊半錢好買些什麼？爺兒倆個，省吃儉用也沒有

用；一塊半錢餵兩個，半個月也支撐不了。

爹呢？爹雖然不再提着畫眉籠子出去溜早，可也仍

舊擺來擺去；女兒，女兒空着兩隻手變得出錢來？

別看金大夫，金大夫每天傍晚也拿着一柄芭蕉扇子

在大門口一站，像是怪開在的，可是人家指着「望聞問

切」四個字：日子過得挺舒服。

金大夫天傍晚站在大門口跟街坊鄰居們談天。

談着談着，過幾天就有一位穿着長衫的先生拍佟公館的大門；手裏拿着一柄白紙扇子，白淨的面皮，說起話來尾巴上總拖一個長腔，像是一句話沒有說完，接下

去可還要想一會，兩隻手捧着扇子，笑迷迷的衝着佟大姑娘：

「佟老先生在家？」

這位便是文師武文大律師了。

文律師把佟老先生捧成「斯文一脈」，言外之意已

經把金大夫攔入九流之末了。於是佟五爺以為不然房子

便不租人，如果租人的話，就得租給文律師，「斯文一

脈」噫！

佟五爺當時把「戩穀」摘下來劈了燒火，讓出地方

給文師武大律師掛上他那白漆的大木牌子。

三面寬堂堂的大房子文律師祇付佟五爺三塊錢，不

，是佟五爺祇肯要三塊錢，比起金大夫的還要便宜得多

，至少是看在罩在長衫裏面的「斯文一脈」了。

佟五爺走過「國醫金麗泉」的時候，嗓子就不知不

覺的「呀呀呀！」繞過屏門看見文師武律師的牌子倒

有時候想要進去談談。佟五爺想：憑人家文律師這份

子本事，在前清不用說做官，就說遊幕的話，起碼也能

在軍功上保舉個道台。

文律師也常說：

「這要是在前清，~~~~~」就嘆一口氣，大有自己生

不逢辰之概。「這要是在前清，就憑您佟五爺，這麼大宅門租人，我……？」

「唉！」兩個人一同嘆一口氣。

文律師選用眼睛瞟佟大姑娘。

爲佟五爺想，文律師總是爲佟五爺想，爺兒倆個過日子，就憑這四間房子，統收起來也不過四塊五毛錢，苦日子，除外的房子留着什麼用，不住人倒壞了！

佟五爺也就相信文律師的話，房子反正是已經租給了人，空餘的屋子留着還有什麼用？「清清白白的世家」，佟五爺也不嘆氣了。

佟公館的房子有三進，除了自己，在第三進的正房裏，除外的都由文律師的介紹租給別人了。

佟公館就這樣被人叫成了大雜院：賣切糕的，扛大個兒的，說相聲的，賣狗皮膏藥的，雖說是三教九流的江湖人，倒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本分人。房客是由文律師介紹來的，佟五爺最相信文律師，也落得自己省事，於是房客沒有看見房東就搬了進來，人家都以爲文律師是房東，把房錢交給文律師，然後見着面必恭必敬的喊一聲文先生，就讓文先生自己安安靜靜的住在屏門裏，誰也不敢去打攪人家了。

日子就這樣過了，佟五爺安安靜靜的沒有費什麼事情，平白的多了不少的收入。

房子空着文律師就介紹人來，倒省心。雖然別人說佟家大雜院的房子租得比別人便宜，可是佟五爺可比別人省心省得多。

介紹着介紹着，文律師介紹來一個小娘兒們，住在二進的西廂房裏，和文律師祇隔一扇屏門。

這小娘兒們長得漂亮，瓜子兒臉，白淨淨，細眉毛，長眼睛毛張起來往四面支撐着，閉起來把眼睛全給遮蓋住，就是兩隻眼睛冷冷的有些，有些太那個，光身人兒，無家無眷，保人說有也祇能算沒有，因爲是文律師做的保。

整個大雜院裏的人都說這小娘兒們太睡挑，不像個正經人，再說孤苦伶仃一個人，整天也不見做什麼事，祇，祇，太那個了。

整天沒有事，便往文律師的屋裏跑，一進門便聽見嘻嘻哈哈，嘻嘻哈哈，誰都聽得見，文律師的院子再也不像個獨門獨院，一吵就是半天。

「妖孽，妖孽！」

佟五爺活得奔六十了，什麼事沒有見過，清清白白

的世家租了這麼一個狐狸精，「狐狸精進們，家宅不寧！」文律師這處老賢的人；「斯文一脈」的人也和這小娘兒們攪在一起，偏，偏偏大姑娘這了頭，見着別人再也沒有那麼親熱，就看了上狐狸精，整天的做完事就往西廂房一扎，唧唧咕唧也不知說些什麼。

佟五爺心裏最堵得慌的就是這件事；早知道這樣，餓死也不把房子租給別人，好好的，一個十六七歲的大姑娘和一個狐狸精攪在一起，真，真……

和狐狸精攪在一起總攪不出好事來！

可不是，日子久了，凡事攔不住日子久，日子一久佟大姑娘也跟狐狸精往文律師的屋裏跑；嘻嘻哈哈的攪成一團。人嘴兩張皮，任憑上下翻弄，說好就是好，說歹就是歹。想想看吧，大雜院裏住的些都是什麼人，嘴裏說得出什麼好話來？衆口成城，佟大姑娘就有點，就有點那個了！

佟五爺，是清清白白的世家子弟呀！氣得像一隻大肚子蛤蟆，就把桌子用力的一拍：

「以後不准再跟狐狸精攪在一道！」

大姑娘把嘴嘟得多老高，兩隻手又在腰上，斜着身子蹣跚脚：

「爹，赤口白舌的您可別瞎說人家，人家可，人家可……」

「噢！」的用力一摔小手絹，捂着臉哭了：

「從小長大跟您活了一輩子，您給我過過什麼好日子？我可沒有虧待過您，您……終歸是自己女兒呀——」

「手絹子讓淚濕得可以擰出一把水來。」

佟五爺搖搖頭長嘆了一口氣

「嗚！」

沒有法子，也不能把女兒怎麼的，這個年頭不興！

「嗚！」

住在大雜院裏的人當然不能體貼到佟五爺的心，看見佟五爺搖擺着鴨子步由院子裏踱出來，就用手在下頷上理一理，然後伸出五個手指來在半空中抓一抓。

佟五爺雖然是上了歲數的人，可也是長眼睛的。俗語說得好：「王八好當氣難受」，何況蹣跚到外面就聽見女兒在人家文律師的屋裏嘻嘻哈哈的，清清白白的蕙花閨女，在一個光棍漢的屋子裏！

這自然不是文律師的過失，佟五爺早就看出來文律師的為人：「斯文一脈」，是受過聖人教訓的。「仁義禮智信」總是懂得的，尤其這一個「禮」字，「不聽規」，聖人說過，文律師是相信得過，就是那狐狸精！

除外呢，餘外，金麗泉大夫住得離文律師最近，一天出不了一次碼，掛號的也不過三個五個，整天閉着沒有事，就不免把耳朵支到別人的院子裏去，所以：

金麗泉大夫看見佟五爺打門洞過就站起來：

「您進來坐會，佟五爺！」

佟五爺歪頭看看那五塊鉛鐵皮牌子「呀呀呀……」

把「呀」字嚥了下去，怪不得已的進去坐一會。……：

別人可怪機密的把嘴唇湊在那一個的耳朵上：

「佟五爺，您可莫怪我多事，您家大小姐您也攔一

攔，文師武那王八且不是好東西，當心，我跟您說，當

心！」說完，伸出一隻食指來「噠」的在桌子上用力的

一敲，就好像一柄槌子把這句話給釘在桌子上一樣。

佟五爺衝着別人「擡登擡登」的翻了半天白眼，一

聲不響的背着手走了出去，老遠老遠，纔用力的「呀呀

呀呀！」把金麗泉大夫的話全給「呀」在外面。

「攔什麼這九流之末的東西；人家文律師，罵人家

文律師王八且，不是好東西纔怪，怪的是那狐狸精！」

對，假使，假使把那狐狸精攆走，喂！

假使把那狐狸精攆走，喂！斬草除根，女兒和文律

師都是讓狐狸精引壞了的！

快刀斬亂麻！說幹就幹。

佟五爺一脚跳到狐狸精的屋子裏，「呱」的一個嘴

巴子擗在狐狸精的臉上：

「你給我滾，下三濫的女人，我這房子裏不能住這

樣的人，整天的招蜂引蝶，勾引良家婦女，你給我滾，

有房子我不能租給姘姐兒！

小娘兒們用手捂着臉，帶着哭音：

「佟，佟，佟先生，你可是奔六十的人，赤口白牙

，你可是……」

西廂房外面擠滿了人：「佟老頭子會有這一手！」

前院的屏門「格勒勒」一響，文律師揚着嗓子闖了

進來：「佟五爺，佟五爺，有話好說，做什麼呢？」

說着說着扳過小娘兒們的臉來用力的看看：

「唔，傷得很重呢，傷得！」

「佟五爺翻翻文律師，把鬍子揪得老高老高：

「文先生您看我該揍她：這狐狸精，下三濫，什

麼地方鑽出來的姘姐整天的引誘我女兒幹些什麼事！」

小娘兒們扔剛的一下子跳過來抓住佟五爺的大襟：

「你滿嘴噴些什麼糞，你破壞我名譽，你……我

還有什麼臉活在世界上，我……」用手扯開頭髮，登

登登的就奔着燈撞過去。

文律師趕緊用力抱住，衝着佟五爺扳起臉來：

「五爺，人家清白女兒，你破壞人家名譽，一輩子沒有了指望，這在法律上是有罪的，還有，這臉上，嗯，臉上，這叫傷害，傷害，我做律師的人，這種事，保障人權，我是護不容辭的，莫怪，莫怪！」

佟五爺怔在那裏了！

第二天有人遞過一封信，要求佟五爺賠償損失十五萬，下面具名的是「文師武大律師」。

第三天法院裏送來了傳票，刑庭開審，附帶民訴！清清白白的世家，啐，佟五爺受這種委屈；

金麗泉大夫鬼鬼祟祟的鑽到佟五爺的屋子裏來：

「我跟你說文師武這王八且不是好東西，如何？」

佟五爺用白眼珠子翻翻別人：

「啐——！」

後來，後來……後來的事就成了蛇肚子的腳爪了。

——蛇肚子上的腳爪——

後來聽說佟公館的大雜院換了房東，房東的名字叫做文師武先生，門洞裏的五塊鉛鐵皮起去了，但房租却加了價。

醫界 珍聞 眼睛銀行 徐余

最近在曼海登耳眼醫院里有六個病人預備買進別人的舊眼睛。自從醫師能夠將死人的好角膜換給壞角膜的瞎子以來，可沒有足夠的眼角膜，來完成這移植工作。醫師們估計下來美國有十萬個瞎子可以用這種角膜移植手術而使之復明，可惜世上沒有如許博愛的人，肯在故世後將他健全的眼睛出讓給別人。

爲了補救這缺陷，紐約有二所醫院聯合設立了一所「眼睛銀行」，大致上完全和「血液銀行」一般，但有二點比較特殊：一，凡健康者之眼角均可適用，與血型無關；二，醫師們不喜歡採用保藏達七十二小時之眼睛，故這銀行的財產應該極早應用，不是血液銀行的可以存放較久。

該銀行向一百餘所市立醫院招募新鮮死人的眼睛，但總得經過合法的手續，即使亡人自願，也得徵求家屬同意。從此以後各醫院就不會感到眼睛的缺乏，角膜壞了的瞎子也可以立即變成亮子。

因為追逐一種理想，我越過千山萬水到這都市中來。除了從鄉間帶來的泥土氣息，對於這個都市的一切，我真可說是空空如也。

在一個小樓上住下來的頭幾天，夜中長為一種叫賣的聲音所驚醒。那聲音清脆嘹亮，在深宵寂靜中銳利得像一柄劍。我感到一點哀意。一個極其簡單，極其膚淺的念頭在我心底滋長：應該是安息的時候了，這叫賣者大概是一個為飢餓所驅的不幸者吧。我下意識的為他祝福，願他在最短時間內賣掉了他所要賣的，回去得一道好睡。

歲月的脚步在人們不經意中輕輕滑過。在這個都市中混了一些時候，我發現無數的人們為着衣食的驅策，在不得不做的情勢之下，操着自己所不樂意做的事；更發現了僅僅為着狹義的「生」和「活」，而把不少次的委曲和侮辱默默地承受下來的自己——生在我們這一代的人，說實話還有什麼不可以忍耐和承受的呢？

「人是生存的奴隸」，於是我嘆息。

叫

賣

聲

阿 湛

自從我認識了自己的渺小以後，我就不再探察友情，不再尋覓幸福和快樂，更不再冒失的輕易憐憫別人了——因為我知道僅僅人家表示憐憫或是淺薄的悲哀那是一種罪惡。我是縮得像一隻無翅的鳥。在求生的廣原上作一匹渺小的爬蟲。

不祇一次的難堪向我投來，一點點矜持的性格鼓勵了我，很願意離開這個承受委曲和侮辱的地方；然而一個難題找上了我，到那兒去呢？

「為着生活，就再忍耐一下吧。」我發現有人在我耳邊絮絮低語，蒼地驚惶回首：除了我，室內悄無一人！原來是自己的理智。

終於又十分闌珊，把那些正預備收拾起來的東西放回原處。

一個苦笑飄浮在我的臉上，隱息即逝。

「終於又住下來了，我又一次在心裏嘆息。『人是生存的奴隸阿！』」

也不知道是從那一天起，對於這深宵的尖利的叫賣聲，我突然感到親切起來了。

九月的海上

龍濟

那圓月形的小窗打開了，香石別墅的牆上滿綴着碧綠色的爬山虎；大衛站在樹林子裏，從遠遠的地方睡着高高的樓頭，恍惚看見綠葉叢中開了一朵淡白的薔薇，他認得那是月瓊的臉。

大衛朝她招招手，小圓窗裏淡白的薔薇消失了，於是他靜靜的徘徊在樹林中，有意無意的吹起口嚙……

香石別墅，門前有垂着紫玉瓔珞的藤蘿架，月瓊從花棚下嫻嫻的走了出來。仲夏時午後的騰陽，酷熱難當，她撐起那柄小巧玲瓏的遮陽傘。

他們默默無聲的走着，往近水的方向走着；大衛不時在吹口嚙，月瓊玩弄着傘柄上的流蘇。眼與眼相逢，又相避……他動情的微笑了，那一個帶羞的半閉起雙眸。

九月的午後，該如榴花樣的火紅；然而，那向水綠的髮結，海水綠的耳星，海水綠的衣裳，海水綠的遮陽傘……他的眼前遂也變成了一片海水綠。大衛陶醉在戀情之夢裏，想記起一點什麼來，但記不起，極端重要而不能捨棄的一句什麼話，他忘了……

高枝上有知了在叫，是九月的蟬聲。

「水邊到囉！不能再往前走了。」摺攏了小傘，月瓊倚在一株有清涼綠蔭的大樹底下。

他若有所憶，却又不知所云的問道：「爲什麼不能再往前走呢？」

「往前走？」她笑了，水上風來，清美的噪音因此更動人得似一串小銀鈴子：「你沒看見？前頭是一片汪



「洋大海，要走也沒個走法……」

「應該學習能夠飛翔的海燕，」大衛沉吟着；停了停，用試探的口氣說：「月環，你不信的話，跟我走，即使在無邊無際的浩海裏，絕不會隨波逐流，因為我要帶你洩過驚濤，與駭浪。」

「又來啦！大衛，你老是這一套。」

「嫌我說得太驕傲麼？」

「倒沒有，」搖搖頭，朝他溫柔的瞞了一眼；忽然，她又笑了起來，那笑聲永遠是輕脆而俏皮：「我記得你是學工程的，怎麼說話却滿不是那回事？大衛，你好像一個詩人，一個文學家。」

「不，不，我只是一個工程師，一個爲高貴紳士們設設豪華住所的工程師……」他忽然沉默了。什麼地方有飄渺的鐘聲；很遙遠；但又似在耳畔……

他們本能的朝叢林那一邊望過去，遠遠近近，有幾處古色古香的紅牆碧瓦，有幾處美輪美奐的崇樓大廈，那些，許多是大衛設計和打樣的。

大衛低低的慨然而嘆，爲他自己；爲那些美麗而輝煌的屋子？還是……

清涼的海風吹過，月環的衣衫和長髮都飄了起來；分外的美麗而可愛了。

「月環，你喜歡海濱麼？」

「自然喜歡，」她給了他一個瞧不見的微笑：「因爲……我在這兒認識了你。」

「如果有一天，我們又在這兒分離呢？」半晌的沉默之後他又問她。

「什麼？大衛，你——」

「我要離開此地了。」他沉着的說。

「真的？」抬起美麗而明媚的慧眼，她法法的問：「是不是你在騙我？」

「月環，我真的是要走了。」

有沙鷗三五，輕捷的掠過海面，又飛遠了。

「爲什麼呢？」

「爲了工作。」

「這見不一樣有工作嗎？」

「然而太輕鬆了，也太沒意義了；替有錢而又閒的大人先生們設計幾所漂亮富麗的房屋，讓他們優遊暇豫的過些幸福舒適的好日子，而一無貢獻於社會，人羣。這是可恥的，對不起國家，也對不起我自己——」

「因此你不打算留在這兒了。」她輕輕的接了下去；舉起纖手，似無意的撫弄着右耳上的耳星；凝神，悄然若有所思。

「月瓊，你知道，」大衛凝視着遼遠的海天，提高嗓子，一字一字的說：「花開乃是爲了結子，並非供人賞玩。」

她無言。

黃昏來了，天上，是晚霞的餘韻，海上，是落日的殘輝。月瓊覺得自己心中空無所有，又似有一點什麼，難言的，無定的，不可捉摸的情懷，她不能給它一個名字。

「你不爲我祝福嗎？月瓊，」大衛不等她答話，緊緊的握着她的雙手，興奮的說：「我們對於工作的想念，應當比對於愛人的想念，更要強烈，必須積極的懷着熱情去追求。我要去尋找辛勞的苦工，到遙遠的西北方，那荒涼窮困的所在，有多少工作在等待着我們，一個工程師能夠勝任的實在太多了，造橋，築路，開河……在那兒流一滴血汗不比在此地建造一間華美的屋子強多嗎？」

一口氣說完許多話，激動得連呼吸也變快了。

月瓊被他握住兩手，靜靜的聽着，她用孩子般的，眼對眼的，從內心發出的目光向他諦視。忽然，她更挨近了他，低而急促的叫道：「大衛：我不願意離開你；你帶我走，我會替你燒飯，縫衣服，收拾屋子，幹什麼



都情願，只要……只要你帶我走；大衛，你不會不答應我的，剛才你還說來着，要帶我潤過驚濤，與駭浪。」

「好的，月環，」他緩緩的扶起她的臉，淡白的薔薇花似的臉；良久良久，溫和的沙聲裏含着特別的熱情，他告訴她：「我答應你，並且我也正如此希望。」

大衛快樂得聲音都顫抖了，她的淺笑的雙眸裏也漾着大滴的淚珠。



今夜，香石別墅的長廊上沒有銀燐的光輝，月兒沉沒在正刮風的天涯。

月環從小園窗裏望出去，只覺得一片昏暗，沉沉的窗外的叢林，沉沉的叢林那邊的海，沉沉的海上天，沉沉的全宇宙，全世界……

她的心也沉沉的……似波瀾起伏無走的大海……嘩……嘩……風打海上吹過來，叢林發出尖銳的哀叫。她把窗戶給關上了。

「外頭起風了吧？」父親坐在沙發椅上招招手，於是月環走近了他：

「挺大的風，沒準兒還有大雨。」

「噢！月環，趕快加一件衣裳，仔細着了涼。」

「用不着的，爸爸，一點兒也不涼，現在已經是八月啦！」

「九：月，暴風雨的天氣，：九月：」十分恍惚的，像想起了什麼，老人在喃喃自語。

「爸——您說什麼？」

「沒……沒什麼……」不自然的笑了笑：「月環，我的好孩子，坐，坐在爸爸的身旁。」父親拉她坐在沙發的扶手上，愛憐的撫着她的手背，極其快慰，又極其憂傷。

月環揮着絹製的小團扇，爲爸爸驅逐蚊蟲；她沉默不語，一種隱藏的希望，和一種隱藏的憂慮交糾着，心

中萬分矛盾，不安。

遠天亮着閃電。

「當心啊！要打雷啦！」老人拍着他的愛女：「別怕，別怕。」

「我不怕的，爸爸！」

說着，雷響了，巨大的聲音像撼動了整個的宇宙；風勢漸漸的緊起來，遠夾雜着雨聲，傾盆的，如注的大雨……

「很小的時候，還在襁褓裏吧！你就怕打雷，我記得的，」老人在想從前的事，又凝視着已經亭亭長成的女兒：「月環你現在長大了。」

「長大了，您不樂嗎？」天真而又愛嬌的說。

「怎麼不樂呢？你是個自小沒有母親的孩子，從小不點兒大起，就是爸爸一人親自撫養，教育，多麼辛苦啊！十幾年的心血和希望，才盼到你這樣大。」

「爸爸，您——太操心，太勞碌了，」月環嗚咽起來：「媽在另外一個世界裏，一定會永遠記着您的。」

「一定……永遠記着……我？在……另外一個……世……界……裏？」低着頭，稀疏的白髮都垂下來，蒼老的聲音顫抖了。

「爸爸，慫恿我，是我不好，不該跟您提起媽，引得您這樣傷心」

「不，不，不是，」揮揮手，忽然，他抬起頭來，問：「月環，你想你的母親麼？」

「想。」她答，目光射到對面的牆壁上，那兒掛着她母親的大的畫像。老人的視線也跟着移過去，抖着聲音又問：

「你愛你的母親麼？」

「愛。」月環正對着畫中的慈母出神，一响她十分心折那風華絕代的嬌豔容顏，此刻不禁嘆道：「媽真是

太美了。」

父親「唔」了一聲，沒有說什麼。

外面是疾風，暴雨，迅雷，閃電；叢林在悲叫，海水在狂嘯……

僕人們都睡去了，別墅裏只有這相依爲命的父女倆對着孤燈而坐，各人在想各人的心事；那綠幽幽的燈罩下射出來的綠幽幽的燈光，寂寞，淒涼，好像似悲劇的一幕。

於是，十幾年前的悲劇，那久遠了的事，在痛楚的回憶中又漸漸的近了……

「是的，你的母親很美，」大半天死一樣的沉默之後，老人緩緩的說：「這張畫像，要不是爲了你，也許早就撕了，我總不能不讓你知道媽是什麼樣子啊！可憐的孩子。」

「爸爸！？」月環不懂得那些說話。

「這是一個很久的秘密，現在，我要把這秘密告訴你了；」他勉強說得極其自然：「月環，你當然知道我從前並不是住在這裏的。」

「我知道，爸爸，你和媽一直住在省城裏，後來媽在海洋上遇了難，您才帶了我從省城搬到這兒來，爲的是永遠紀念——」

老了一簪肩，冷然的打斷了女兒的話：「爲着紀念你母親的好處麼？我的天，真是苦刑，爲了她的緣故，我不能留在省城裏，丟掉那些財產，地位，和榮名，倒也算了，因爲那根本是無所謂；只是十八年來蜚居海濱一隅，叫我刻刻不能忘懷那難堪的，刺心的打擊，她留給我的實在是太殘酷，不情了。」

「爸爸，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月環膽怯的問；她的懷疑的目光從壁上的畫像移到父親的臉上，又從父親的臉上移到壁上的畫像。

「連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咳嗽着：「該打那兒說起呢？對自己的女兒……她親生的孩子……」半响，在一聲低音的長嘆中，悲念的記憶像波浪一般湧上心頭：「我好像記得，你母親嫁給我的時候，她大約

是十九歲，也許她覺得一個中年的丈夫未免不合理想，雖然我並沒有忘記愛我的妻子。你母親有着奪人的美麗與聰明，不久就在社交上獲得成功，她結交了許多許多的朋友，而我却整天忙碌着許多許多的事務。十八年前的夏天，你剛過了兩週歲，我記得：『深想了半晌。』

「您說呀！」

「我因為身體不大好，獨自到海濱來休養，你母親大概每半個月來看我一次，那回，我們約定八月的某一個日子，她將帶了『自省城裏來——』」

「可是母親並沒有帶我，」月環搶着說：「她是獨自一人，後來，海洋上起了風暴，跟今夜一樣，也是八月的風暴，不幸媽就遇難了……這些，我都知道的，您告訴過我。」

「然而有一件事你至今不知道，因為我沒有告訴你，那就是——月環，你的母親並沒有死。」

「媽沒死？在……在那兒？」又驚喜。

「在那兒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那天她根本沒有來看我，她跟她的情人逃走了，那個替她畫像的年青人……」

「這不會是真的，爸爸！」月環叫了起來。

「不幸這全是真的，孩子，」老人皺了皺眉，說：「我親眼看見那個年青人寫給她的短信——她忘了消滅掉它，我猜想——在第二天風暴平息之後，因為不放心，我帶病趕回省城，得着的就是這樣一個消息。你母親真夠狠心的，她無情的離開我不算，連親生的女兒也沒有一絲顧念就走了……」

「啊！這不能是真的，您說過那回確是有一隻船沉在海裏。」

「那不不過是一個偶然的巧合而已，也許就是那隻沉舟，才給了我一個藉口……」

「山那邊還有母親的墓園？」月環似乎竭力的在找尋一點，證明父親口中的真，完全是假，然而老人說：「墓園是假的，一個無名女客的遺骸，我胡亂告訴人家這是我的妻子，於是就埋葬在那裏。」



「爸爸……」她不知道說什麼話才是，也不知道心中是怎樣的一種情感。

窗外的風聲，雨聲，雷聲，潮水聲，海嘯聲……愈過愈大，愈高，愈緊，愈急；像萬馬奔騰，像千軍喊殺，又像回復到原始洪荒的宇宙……這可怕的八月的風暴……正如十八年前……

「不管欺人自欺的謊話編得怎樣逼真，我再也不能留在省城裏了，每一秒鐘都是諷刺，於是拋棄了那些所有的，帶你住到這兒來，許多人以為我這樣做是爲着眷念亡妻，所以大家叫我多情的人……」

月瓊偷偷的看了父親一眼，他正茫然的對着畫像，好似面對着一個陌生人一樣。

後來，他又慢慢的對她說：「你那時只有二十幾個月，一個小孩像春天蘋果樹上的蓓蕾，然而，可憐的孩子，沒有母親的笑來溫暖，沒有母親的愛心陪伴，是一個從枝上摘下，拋在大路上的蓓蕾；你常常從睡夢中哭醒，吵着要「媽媽」；好幾次在海邊上，你嚷着要乘船去找你的母親；四歲的那一年，忽了患了肺炎，脾氣變得很壞，我喂你吃藥，你把匙子摔了，推開我，要你的母親陪你；可是，叫我到那兒去找尋你的母親呢？」

月瓊第二次嗚咽了，哭倒在父親的身旁。

「你漸漸的長大了，當你天真的坐在這幅畫像之前，總着我講述母親的事情的時候，我心裏是怎樣的難堪呀！編造了多多少少的謊言露行，讓你無那純真的想像中，有那麼一個善良的慈母，可是，想起來，我是多麼無骨氣，愧對我自己。」

「爸爸，您真是太好了。」

「我……也許我不應當說這些，過去的事，提它幹什麼呢？從來我連想都不願意多想；只是剛才多喝了一點兒酒，十八年來隱藏在心中的鬱憤，似乎在今晚必欲一吐爲快，還有，這天氣……這外頭的風暴……太像十八年前了……」

一聲巨大的雷聲，接着「鳴——鳴——鳴」的狂風把小圓窗給吹開了，大的雨滴打進來，近窗的地方頃刻之間就成了濕淋淋的一片；屋子裏寒意侵人，像秋天。

月環靈動的將窗戶關好，她的長髮上，衣襟上蘊是亂零的雨珠子。

老人回到寢室裏去，月環爲他放下帳子，隔着在幽暗燈光下如雲如霧的白細羅紗，她用自心底發出的聲音，悽惻的說：「爸爸，您這樣的愛我，我要永遠，永遠跟您在一起，以報答您的萬全之愛，和無限的恩惠。」自寢室裏走出來，月環重新站在母親的畫像前，徘徊，坐下，沉思，最後她將燈扭熄了。



幾天之後。

詩一樣的夜，在畫一樣的香石別墅的庭園裏。

大衛和月環懷着夢一樣朦朧的情緒相見了。

「……這樣，因爲這樣，我不能和你同往；」在紫玉瓔珞的藤蘿架下，她將心事告訴了他：「明天我們就要分別了，大衛，希望你前途沒有別的，全是幸福。」

「謝謝你！」

「恨我麼？大衛，」她抱歉的說：「是的，我大對你不起，當你將一切都料理停當之後，我忽然失信了；大衛，你可以一輩子詛咒我，但是別忘記珍重你自己。」

「月環，你錯了，已經愛過的人怎麼能再去恨呢？而且，「爲了愛才犧牲愛」的人，不是最可愛麼？只是和你分離，我心裏覺得惆悵。」

她沒有說話，沒有笑容，兩目向地，那髮在低眉下的，凝視的，深黑色的眼睛裏，有一種神情，不是真正的憂鬱，不是真正的快樂，是……什麼呢？他看不見，也說不出，但能深切的體會。於是，大衛執着她的手，問：

「月環，你不爲這一聲「再會」神傷嗎？」



「沒有別離的痛苦，怎麼能嘗得重逢的歡愉呢？」她說了一句老生常談的話，安慰他，也是安慰她自己。

「然而相思是太苦的，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當真剪不斷，理還亂麼？」

大衛使勁將那隻手握緊了些，用一種心思放浪的眼光凝視着她，他神祕的微笑，這是一個比一切言語更巧妙的回答；月瓊垂下頭，紅透了雙頰，不過她並未把手撤回。

燈光從遠近人家的窗紗中射將出來，透過疏疏落落的藤蘿花葉，是淡淡的，模模糊糊的一片光，一片影，一片朦朧，像曲終的餘韻；這第一次愛情之夢的背景，美，令人陶醉，但帶着幾分淒涼……

他們繞過噴水池，自樹林的那一邊，走到海灘上。夜潮擊着沙石的聲響，竟似音樂的韻律，啊！一種何等詩意的誤解？

繁星在天，海上有下弦月的清輝。

月瓊想起前幾天海上的風暴，以及那一個有風暴的夜晚，不禁恍如隔世，一縷「往事如煙，前塵如夢」之感忽然起自內心，她似乎覺得：將有一個可悲的，却是不可測知的未來在候着她。

大衛原有好些話要說，但是他只說了一聲「明天此時，不知身在何方了？」

「反正一步一步的遠，更遠，再遠。」

「縱是遠到地角天涯，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仍是沒有距離的；倒說，你不覺得有一點兒寂寞麼？當我走了之後。」

「沒關係，有爸爸在，而且我會慢慢兒習慣的。」

「慢慢兒習慣，」不快意的重複着：「然後，就要慢慢兒遺忘了，對不對？月瓊？」

「說你自個兒嗎？」她嫣然一笑，又嬌媚又俏皮的反問。

「我？你想會嗎？」



「那麼，我？你想就會嗎？」

他們都會心的微笑了，在繁星與殘月的淡淡光輝之下，無語的相視，幾分鐘過去了，半點鐘過去了，彷彿天上人間，只此一地，只此一時……

「月環，謝謝你永遠記得我。」

「我等着你；等着你回來……」她的聲音是細細的，柔和的，那纖美的調子與海上的微風相融和；微風飄着她的髮絲，拂上她的髮角，她輕輕的用手指掠回過去，但是風又將它吹回來，又亂了，於是大衛敏捷的去替她將那幾絲柔髮掠到髮角後面，如同她自己剛才所做的一樣。

微風不再吹過來了，被大衛的身軀擋住，月環的髮絲沒有亂；大衛正在吻着她。

「不要難受，我一定會回來他一定會平安回來的。」忽然看見有晶瑩的淚珠，漾在那雙半閉的眸子裏，來悄聲的如此安慰。

「不難受，一點兒也不，大衛，我很……」閃動着含淚的眼睛，她微笑：「我很快樂。」

「應當快樂，親愛的，我真不想離開你哩！然而，」他挽着她走入樹林：「那最重要的不是愛情，是工作；不是利那，是永久；不是個人，是大衆，」

是的，大衛是對的，他的話永遠不會錯；他並不「英雄氣短」，她怎麼能「兒女情長」呢？



年復一年的春光到來，年復一年的春光遠去……

藤蘿架，有似絲紗帳的陰陰，垂着紫玉瓔珞，海上又八月了。

高枝上仍有「吱——吱——」的叫聲，你不覺得迴異當年麼？因為早不是舊時的鵲了。

……舊時的人却在此刻歸來！



她高興得說不出話，兩顆淚珠在眼內閃動，一種彷彿兒童的眼淚；半晌之後，才叫着：「啊！大衛，你倒底回來了。」

「我回來了，月環。」他笑着，一步一步的走上石階，還是跟從前一樣，穿着他去時的衣裳，沒有變，什麼都沒有變，一點兒也沒有變。

「真壞，幹嗎不先給我一封信，好叫人早歡喜幾天呢？」她用十分興奮的心情歡迎這來自遠方的客人，却又帶着一分嬌癡之態。

「現在歡喜，也不嫌晚呀！」他們一同走進屋子：「喜出望外，不挺好麼？」

「你幹的，不好也得說好！」眉毛一揚，明眸善睞的一笑，月環許久不這麼快樂了。

有誰經驗過這樣的情感？一個久別，而又喜出望外的重逢；他將是世上最最幸福的人。在幸福的辰光中，他們談着別後的事……

「——總之，月環，那兒真好啊！沒有夢幻，只有現實；沒有虛無的嘆息，只有勇敢的工作；不似在這裏，我們永遠徬徨，追求，追求，徬徨，生活不是生活；在那兒的人們，知道人活着是爲的什麼，懂得人生的意義。」

「那麼，你不再愛這兒，也不愛海祥了？」

「我記得從前跟你說過，已經愛過的不會不愛；」他投了她一瞥：「我不能忘懷這兒的一切，這開花的樹，海水，石子，沙地，蟬鳴與鳥語……凡是屬於自然的，都是美的，我永遠愛慕。可是這兒的環境太死氣沉沉了，人們只知道享受，快樂，一天一天的活過去，美滿的活着，然而「活」是物質的；他們不懂得精神的「生」的意義——」

「既然如此，爲什麼又要回來呢？」她有意的明知故問。

「爲了你，」大衛答：「你說過的，你等着我，你等着我回來。」

「你沒有失信。」

「但是我還要去的，月瓊，老伯已經去世了，你還記得那個未實踐的宿諾麼？」

「你帶我週遊驚濤，與駭浪？」

「我們同舟共濟，在茫茫的海洋之上。」

「啊！大衛，我太快樂了，這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片刻。」

「不，這不是片刻，是開始，」訂正的：「你應當說，這是快樂的開始。」

「是開始，」她天真的重複着，像孩子學話一樣：「快樂的開始，快樂的……」

樹林裏隱約的有一陣歌聲，似是幾個女孩子的合唱，當海風吹過之際，月瓊聽清楚那是一隻蘇格蘭的古歌 Loch Lomond，幽傷而又淒死的調子……

那歌聲，似遠而實近，令她想起多少遺忘的事，却又不能完全記得，為一種模糊的不寧所困惑，她茫然的看了看大衛，彷彿他的臉是在煙霧後邊。

歌聲漸漸的近了；煙霧後邊的大衛的臉，却漸漸的遠了，散了，什麼都沒有了……

只有樹林裏那幾個女孩子的合唱，正是最纏綿銷魂的末節：「……But he and my true love will never meet again on the bonnie, bonnie banks of Loch Lomond！」

這歌聲似為她而唱，唱得她夢醒人去，又漸漸的消失在樹林裏了。她惘然的聽着，惘然的睜開眼，惘然的對着窗外，窗外是高亢的蟬聲，是瑣碎的鳥語，沒有寧靜，沒有和美……

「啊！一個夢：然而為什麼要醒呢？……」她悲痛欲絕的哭了，閉上眼，盡情的流着淚，也許她還希望真境是夢，夢境是真，然而那不可能；即使可能，夢境裏的一切也和真境一樣，已經逝去的，永遠也不會再留着，永遠也不會再回來，永遠只有一個叫人懷戀不捨的痕跡……

月瓊在流完了她的眼淚之後，從枕下又撿起那封自萬水千山之外寄來的信，懷着凄苦的心情，一再的重



讀：

「月琴小姐：

我們十分不願意却不得不報告您這樣一個可悲的消息——大衛已經離開人世了。

他於上月底病故，彌留之際，叫我們告訴您：忘記他，但不要忘記他說過的話！這是大衛的遺言。

多少人用這笑和狂哭悲悼他的死，不！大衛並沒有死，只是長時期的辛勞工作之後，永遠的安息了。他的精神永遠存在；永遠活在每一個愛他的人的心中。

相信您也和我假有共同的感覺。當月朗風清的深夜，我們聚在一間小屋裏談話，想起大衛活着時的許多情景，我們覺得他仍然和我們在一起。

希望您節節悲哀，並注意您的健康。

——大衛的朋友們——

她知道，什麼事都該有一個結束，然而，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結束呢？完了，什麼都完了，一切都完了，在沒有開始的時候就完了，此後，還有什麼希望呢？還要什麼期待呢？還有什麼無限的將來可以猜想呢？……忘記他！那是可能的嗎？她想起臨別的前夕，那海上的幽幻的八月之夜……忽然，一個聲音隔着遙遠的時間，在她的耳畔響了起來：

「——親愛的！那最重要的不是愛情，是工作，不是剎那，是永久，不是個人，是大眾。」

那是大衛的聲音，他的話，他叫她別忘記他說過的話！

於是，月環從床上起來，艱難的努力的站起來；她走到窗口，拭去臉上的淚痕，微昂着頭，抬起深思的眼，她覺得那個月形小窗外的天空，是從未有過的如此之藍，外面有一片輝煌的八月的好太陽……



夏夜納涼話螢火

史東

又是螢火蟲夜間在草地四飛的時節了。

螢火蟲的光到底是怎樣發出來的呢？那發光的器官是在螢火蟲腹部的最後二節。這是由一種脂肪組織形成，上面含着許多小氣管。當螢火蟲受到刺激或是感覺興奮時，含着豐富之氧的空氣被從這些氣管中放出，它和一種化學成分結合的結果，隨着發生緩慢的燃燒或酸化作用。酸化的物質雖然為量極微，可是所發的光度却極為強烈。其比例竟達百分之九十五強。而人造的光線與酸化物質的比例却不到百分之一！原來在這場合大部分的「能」都成為輻射熱而發散了。

在放大極強的顯微鏡之下，螢火蟲的輻射光線的表面，呈現形似饒火的壯觀。等眼睛看慣黑暗之後，我們看到隨處為光亮的閃光打斷的柔軟的白熱光，最後因全面的閃光之出現而達到其頂點。

測量光之強度的最簡易的方法，是利用光電池，這是在數年前爲了要使光力化成電力而發明的。它可以用感度顯強的電流計加以直接測量。這精巧的機器可以把一萬萬分之一安倍的電流表示出來。

光電池之一的威斯頓公司所製的光電子管，用以測量螢火蟲的閃光尤爲方便。這光電子管是自動發電式的，因此它不需要從外部用電線探取電壓。光電子管的平坦的玻璃面，和它突出的邊緣，可以用作安置螢火蟲的地板和邊牆，再加上頂上的一小塊鐵絲網，形成一個完美的小籠。黑紙或其他適當材料的保護物須置於光電子管之上，以防止任何外部之光線的透入。

光電子管和感度極強的彈動電流計直接連繫着。這裏需要一架開關，把光電子管的電流割斷，以免第一次的閃光尚未被紀錄於電流計之前，第二次的閃光却已發生了。

閃光的最大光力將相當於彈動電流計的最高度。同一螢火蟲的每一次閃光也大不相同，因此，我們必須紀錄好幾次的閃光，然後再把平均的光度計算出來。

現在我們把一塊隔板放在光電子管的感光面上，這上面開着一個和螢火蟲的發光部大致相等的洞。一架特定之燭光的標準電燈放在光電子管上，兩者置於如此的距離，使電燈的閃光所引起的指針的動向和螢火蟲的閃光所引起的指針之動向相等。現在標準電燈和螢火蟲的閃光之強度在光電子管的表面是相同的。這閃光的強度可由標準電燈的燭光之比對它離光電子管的距離之平方加以算出。最後，如果我們知道螢火蟲離光電子管的感應面之距離，它的燭光就可確定了。螢火蟲所發的平均光度約相當於蠟燭的一千五百分之一。

倘使我們把光電子管和無線電機連繫，那麼我們就可以聽到所發的閃光之聲。如再在電線上加上磁氣計數器，即使沒有人觀察着，也可以獲得所發閃光之數的記錄。在西班牙與美國的戰爭中，戈加斯上校會利用一瓶螢火蟲所發的亮光從事作戰。

雖然螢火蟲就使人看清一點而言，是極有用的光源，可是因為它的光線僅集中於一種顏色，所以作為一般的發光體它是毫無足取的。它所照明的物體之顏色將和水銀弧光燈照明時一般地被歪曲。

螢火蟲怎樣能夠發出那種毫無熱度的冷光，至今仍是科學上的一個謎。現在所有人造的一切光源都充滿有大量熱度，因此這謎的解決，將使我們的照明工業引起極大的變化。

碧流叢書預告

集體
創作

天山之戀

郭朋 沈翊鷗
沈寂 余愛淥
石琪 谷正櫬
蕭羣 唐萱等



作曲家羅西尼

余中堯

很多人知道序曲「威廉坦爾」；比較不多的人知道歌劇「賽維爾的理髮師」；很少人知道作曲家羅西尼（Gioacchino Antonio Rossini, 1793—1868）。

羅西尼在音樂史上並不被尊為大作曲家。爲什麼呢？因爲他是一個歌劇的作曲家，而歌劇總是被人看作不很高的東西。再則他太成功了，太幸運了，而幸運的人似乎不能算做偉大的人。

然而，就不計較什麼偉大吧，僅僅憑「威廉坦爾」與「賽維爾的理髮師」，羅西尼就有權要求人們永久的崇拜，這兩個偉大的——終於是偉大的——音樂遺產使後世的人要永遠感激他的恩惠。

至於幸運，爲什麼一個人不應該幸運呢？爲什麼我們不應該爲一個人的幸運而歡唱呢？我倒很願意給幸運的人寫一些快樂的傳記。

x

羅西尼的歌劇風行一時，成功與幸運往往招來不可免的妒忌，尤其是昔時作曲家的妒忌。但是羅西尼對之一無仇恨，他是一例的大量寬容。

一次，羅西尼與友步行於巴黎市上，遇作曲家梅耶皮（Meyerbeer）。梅耶皮以善妒名，他問羅西尼的安好，羅西尼答以一連串的疾病痛苦，似乎十分憂鬱困頓的樣子。當梅耶皮欣欣然以去的時候，羅西尼的友人倒因意外的驚訝而焦急地問他的究竟。他微笑地答道：「我當然不至於癩到如此地步，但是做一個好人必須隨時隨地爲他人的福利而着想，你知道梅耶皮的爲人，他除了聽到我的不久於人世的消息，還會有更欣然得意的事嗎？」

這簡直是矯情，然而羅西尼不是矯情，也不是「矯情」的權許，他是大量，過度的大量，妒忌不一定是惡德，

但梅耶皮在相形之下顯得如何卑小！

不久之後，死的是梅耶皮。

但是他對梅耶皮的音樂還是表示欽仰，梅耶皮的一個崇拜者寫了一首輓曲，請教於他，他聽了演奏後，幽默地說：「很好，假使你真的要我說老實話，那麼我覺得更好的是你死，而梅耶皮來寫你的輓歌。」

羅西尼的紅運甚至抵觸了悲多芬，這位音樂的巨靈在晚年坎坷潦倒，當歌劇院欲聲鼎沸，他獨個兒關在小樓上，耳仰着，貧窮，驕傲，憤怒，怪僻，種種痛苦煎煉着他的靈魂，他在默默地寫他深沉枯澀的四部曲。

羅西尼跑去訪他，這在當時是近乎冒險的事，悲多芬對客人不很客氣，往往揶揄着說：「好，你們竟敢到獸穴來抓老獅的毛！」可是羅西尼覺得對於一個如此偉大的藝術家，這是應有的尊敬表示，他自述這次訪晤的經過：

「當我們進去的時候，他起初並不注意，於是突然抬起頭來，用流利的意大利語對我說（他的語音很柔和，但不免是矯飾的）：「啊！羅西尼，你就是一個賽維爾的理髮師」的作曲家。我恭賀你，這是一個異常優越的「喜歌劇」，我會滿心喜悅的讀它，它將隨意大利歌劇的存在而永遠演出。」……」

悲多芬勸告他不要寫嚴肅的歌劇，因為他的個性只適合於輕快的喜劇，臨別時又叮囑他：「记住了，要給我們多多的「理髮師！」」

顯然，悲多芬的話帶些敵意的輕視，不客氣的傲慢，可是羅西尼對於這輕視，傲慢，都不以為忤，他永遠是寬大而謙和，尤其對一個他所尊敬的人，任何樣的待遇都覺得是恩寵。正如喀萊爾所說，崇拜英雄，對於崇拜者本身就是一種幸福，他並不以為自己偉大，也不希望造就偉大，但是對偉大却能獻出全部真誠的崇拜，試問世間上還有比這更好的美德？

「喜歌劇」，「理髮師」又有什麼可鄙的？一個人只要不好高騖遠，不盜虛名，不架空，那麼即使只能製造一些冰淇淋之類，也多少能給人間增添若干快樂與美麗。

據說羅西尼在頂頂走紅的時候，所到之處，萬人歡迎，盛況遠過於拿破崙之被擁護。有一次拿破崙與他相見，很高興的對他說：「兩個皇帝之間，大家免禮吧！」這個音樂皇帝後來又至倫敦與英皇喬治四世合唱歌劇。

他在三十七歲上寫了最後的歌劇「威廉坦爾」，從此竟擱筆成涸轍，直到七十五歲他讓天才長期的憩息了。屠格涅夫說得不錯，幸福就是休止，羅西尼有太多的錢，太

多的名譽，而他又是一個善於享福的人，於是他就很舒適的休止在巴黎的別墅裏面。作爲一個慣人，我們不能寬恕他；但作爲一個幸福者，則他的幸福永遠是美談。

他成爲一個著名的「美食家」，甚至他的食譜爲巴黎市上的大餐館所競相仿效。他毫不羞恥的說人生是一齣喜歌劇，它的四幕是飲食，戀愛，歌唱，消化；而「我們的胃是我們情感的大管弦樂隊的指揮者。」

在他別墅中舉行的「星期六晚會」，是當時文藝界名士的雅集。試想：當時可羨慕的情景！會中當然少不了音樂，而尤以他自己表演鋼琴爲一絕，雖然他自稱爲「第四等鋼琴家」。據李茲特等當代大鋼琴家的意見，羅西尼的琴藝是超越無匹的，尤其是他的觸法(Touch)美不可言。這使人從他的容貌想到他該有一種如何肥厚的手指，而多肉的指端與琴鍵相接觸又能產生一種如何甜潤的樂音。羅西尼處處得天獨厚，他所憑藉的都是自然的重量，正如他肥碩的身軀有一種天然的「勢能」(Potential energy)，他不必像別的鋼琴家那樣要勞筋鼓氣使出人的力量來取勝。他們的力量可說是金剛式的，而他則是菩薩。

羅西尼的特點是悠悠的，泱泱的，厚厚的。

他怎麼處置過多的錢？

他在故鄉辦一個音樂學院，在巴黎辦一個音樂家的養老院，在法國設置兩個音樂的獎金——這些自然都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羅西尼說：「我每星期聽悲多芬的音樂一次，罕頓四次，莫差特別每天必聽。」他之愛好莫差特似乎是理之當然，不足爲奇。他與莫差特還有一個奇緣，就是莫差特的死期恰是他的生日，一七九二年的二月二十九日。這是一個閏年，因此他在一生中只過了十九次誕辰。

他在死前一年說到莫差特的音樂，他覺得很快樂，因爲「不久之後就可任天堂裏去聽這音樂，而且與作者相共一處。」

這願望真美極了，幸福者在死後也是幸福的。

八年後，佛羅稜薩的意大利人迎其柩，葬於著名的 Santa Choe 大教堂，與伽利略，米凱朗琪羅諸人的墓相鄰。六千人護送，三百人合唱其「摩西在埃及」彌撒曲，葬儀可說極極哀榮。

但是在後世，在史家的筆下，比較是很冷淡的。這似乎是因爲他在生時太幸福了，他什麼都已滿足，這個世界不欠他，不負他，那麼又何必再在他死後以鄭重的歡意，補償他所應得的？

秋瑾墓前

暗雲蜜集，
 電光閃射，
 我來，自一
 陰翳下的城。
 牙痛渺遠的世紀前，
 以色列民族的子民，
 進謁荒紀的聖城
 朝向著磨盤旋下的
 耶路撒冷舉手哀禱；
 漫天風雨迸飛作千行熱淚，
 爲我同你——
 秋瑾的英雄追悼！

萋萋的蔓草繞過臺道，
 風雨亭的廢址前
 我沉思彷徨。
 霏霏的雨絲潤濕
 我的眼眶，
 雨霧中的西子湖
 翡翠紫金色的光芒。
 那豈是雨水反照的落日光？
 那是你，秋瑾的
 碧血匯集的河蕩！

「動刀的必死在刀下」
 秋瑾的血液餵養
 大地的子民英勇茁壯。

千萬人因你的死而掉淚，
 千萬人因你的死而奮起，
 更有千百萬大地的子民，

踐踏着你的血跡
 走向明天！

有誰能和你的榮名並列一起：
 是法蘭西那駿馬鐵甲
 犖犖強勁的聖女貞德？
 還是「不自由毋寧死」
 而殉身斷頭台上的羅蘭夫人？
 她們猶如飄落的晨星
 怎能掩映你太陽般的輝煌！

秋瑾，你是女性的榮光！
 你是中華的矜傲！
 你是俠女，你又是詩人。

讓千百萬的後代歌誦你
 用生命寫下的
 壯烈的詩篇！
 讓千百萬的後代崇揚你
 用鮮血塗描的
 英勇的象形！
 暴風雨吹奏夜之葬曲，
 「完工的日子近來」
 秋瑾的英名——
 將如長空的日月
 照徹黎明期的桑葉地。
 ——永遠地輝煌！

一九四四春初稿於旅杭客次
 同年七月改寫。

（註：所引者皆聖經中名句）



夏天的科學

何凱

夏天爲什麼熱？

夏天爲什麼熱呢？那是因爲太陽高照的原故。日光對地面直射的結果，地熱增加而氣溫上升。這溫度如接近人的體溫，我們就感到悶熱了。

人體好比是一種內燃引擎，一天到晚發散着熱度。人生也可說是一種特殊的燃燒。如不發生特定的熱度，我們就會斃命。這發生的熱度，又須發散於體外，維持三十七度的經常溫度，因此，在冷天不可使它太冷，在熱天又不可使它太熱。氣溫達到二十度左右時，我們可以穿着衣服而感到頗爲舒適，可是達到二十五度以上時，就會想要赤膊，而達到三十度時，就是赤着膊還覺得熱。

可是，人體的感到熱度，和寒暑表的感到溫度迥不相同。同樣的溫度，視空氣的溫度和空氣的流通狀態，有時感到酷熱，有時却會感到涼快。如果溫度高，就會感到炎熱，如果溫度低，就會感到涼快。倘使空氣停滯着不動，

則悶熱不堪，如有風吹着，則要比較涼快。

夏天太湖上的麻雀，晒熱而聽說會落入水中。這雖言過其實，但太湖的水蒸氣上升的結果，引起頗高的濕氣，而又在無比炎熱中，這現象也未必不可能。



消夏的第一步，是儘可能地使低溫的空氣流通過身體的表面。因此最好，剝去衣服，使身體裸露。竹床竹榻之類，不過是用以躺臥的通風補助器。

倘使覺得空氣浴尙不夠味的時候，最好從事冷水浴。因爲水能夠較空氣更迅速地消除熱度。

衣服的作用是把空氣固定於身體的表面。把衣服一層層地穿着，也就等於把空氣之層加以重疊。因此夏天的衣服，使空氣儘可能地流通於衣着之間。

汗的科學

汗！汗！！汗!!!

炎熱的夏日下汗不斷地在淌着。爲什麼要出汗呢？那絕不是因爲天熱的關係。常常聽人說「捏一把冷汗」，可見寒冷時也有出汗的可能。那麼汗到底是怎樣出來的呢？

原來，汗是發延在身體的皮膚表面的汗腺之分泌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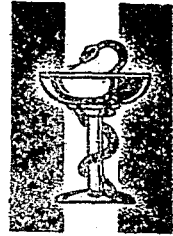
可是，從手掌，足趾，或腋窩等，突然出來的汗，和普通的汗有點不同。換句話說，它是和寒熱無關的。當身體遇到暖熱時，所發的汗，叫做溫熱性發汗，而遇到受驚，恐怖，寒顫，或感動時所發的汗，叫做精神性發汗。此外，盜汗也可以歸於這一類，可是這實在是一種疾病的徵象。

有趣的是僅將身體的某一部分，例如右手加熱後也會使全身出汗，雖然當時被加熱的部分出汗較多。反之，將身體的某部加以冷卻，而將全身加熱的時候，這一部分的出汗量將大形減少。暑天在床上側臥着，那就是側向右邊或左邊睡着，處於下面的一部不大出汗，上面的一部却大量出汗。還有，身體不輪遇到多麼高的熱度而引起多量的出汗，手掌上却絕不出汗。從這一點可以知道，溫熱性發汗是與手掌無關的。

汗固然是從體內發出的排泄物，可是未始不能視作身體表面的潤濕物，預防皮膚的燥乾，具有保護皮膚的作用。熱天因出汗而蒸發的結果，體內的潛熱也隨着被大量吸出。

白種人因爲膚色白，而皮膚上的色素顆粒簡直絕無僅有，因此，遇到夏天，或居於熱帶地方時，馬上就會受到強烈之光綫中的熱線或化學線的作用之影響，引起所謂「熱中症」，在皮膚上發生水泡，身上不出汗，終於成爲渴症或皮膚炎的原因。反之，我們黃種人受到熱線或化學線的照射之後，即爲皮膚上的色素顆粒所吸收，而於化學線透入深部之前，血管即行放開，血行趨於旺盛，汗腺大肆活動的結果，汗液大量分泌，由於此項蒸發而得免於患熱中症或渴症了。

汗的百分之九十九是水，出汗後，必然地會感到口渴，可是即使不飲水，我們也能維持相當久長的時期，結果自然對飲水欠了一筆債，而這限度是體重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分量上是等於三公升至四，五公升左右。換句話說，在夏天的陽光下約走了七小時，就達到其限度，在這以前可以沒有問題。



拿破侖之死

楊曼

拿破侖曾遭危數度，而得倖免。至於要一個大獨裁者自殺，更是登天之難，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任務重大，即使在心灰意懶，百無成就之際，也能重振勇氣，再度奮鬥。

拿破侖懷裏曾經藏着一包毒藥在監禁期中，準備自殺。這一段事實未見於正史，而記在他的傳記中。這正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夜，一八一四年四月十二日之夜。

一八一二年，大敗於俄羅斯，全軍覆沒。一八一三年又敗於雷潑齊格，喪失了意大利，德意志及西班牙。聯軍更步步相逼，一八一四年三月巴黎淪陷而投降。拿破侖就逃到聖丹勃羅，同時各國請求其即刻退位。——失敗接踵着失敗，一切名利在他眼前煙消雲散。

他想讓位給他底兒子，但世人不容，要他無條件退位。

他在痛苦萬分中擬定了退位書，使他自己和後裔永久和法意二國的皇位絕緣。但最後他不認簽字。

這一夜，他安眠得較早，侍從們照例地給他鋪床，給他脫衣，給他穿睡衣，給他頭上繫一塊大手巾，然後，他上床。

這時大概正十點半，比他平時早睡一小時。侍從漢勃脫，睡在臥室外，將臥室門半啓着，以便隨時應答。另一侍從康斯登脫在鄰室和衣而睡，因為近來主人心中煩悶，所以夜間立刻得起來照顧。

夜半，漢勃脫被拿破侖喚醒了生火爐，因為屋中太冷，皇上睡不熟。生火後，漢勃脫就小心翼翼地惹起皇上的行動來了。

他看見皇上爬起來，在房裏徘徊不息。一會又坐下來寫寫，然後又將寫的東西撕掉，拋入火中。他給自己寫為皇帝，給自已加上了皇冕，現在又怎能忍心給自己退位呢？……好來怎麼辦？他底小兒子又怎麼辦？

漢勃脫看見拿破侖走到衣櫥前從皮箱中拿出一點東西放在玻璃杯中，一口氣飲了下去。

漢勃脫十分疑惑，預料到是一幕慘劇，立刻去喚醒康斯登脫，二人也顧不了平時受命入室的規矩，衝進皇上的臥室，拿破侖已服了毒，正在癱瘓着。剎刻，漢勃脫從長廊中奔出去，一路喊着：「皇上中毒了！」

各處燈火齊明，全宮庭變得混亂糟雜，官員奔來奔去，御僕手足無措。將皇上私人醫生醫聞接來，大將，公爵，皇上的親友一一請到。

康斯登脫始終守在拿破侖身傍，皇上說話時十分吃力，似乎喘着：「康斯登脫，我要死了！我再也受不住這種痛苦，四周都是外國的官員，真看不慣！他們要逼死我……」

臉上一陣痙攣，又說了一些委託好友的遺言。

康斯登脫看見火爐旁的地板上有一隻方才撕破的黑綢皮袋。以前他一直看見皇上在每次戰役中扣在頸項裏平時總放在旅行皮箱中。他始終不明白這袋裏藏些什麼，更想不到這就是拿破侖自殺用的毒物。

拿破侖有一驍勇朝臣高脫；在俄國大敗後，全軍潰敗於風雪之中，拿破侖身傍騎逃返本土時，只有一個人隨伴在側，這就是郭郎高脫。

這一夜，有人狂擊其門，郭郎高脫趁即星夜趕至拿破侖床頭，但見他奄奄一息，全身痙攣，似乎即將仙逝。他雙唇緊閉，面色灰白，額上髮際儘是冷汗；雙目定注，令人寒慄，郭郎高脫還想垂詢若干要務，而事實上已

不可能。

賢聞醫師來後，對郭郎高脫說：「假使他不喝點東西的話，就沒有希望了。他現在不肯喝。即使他不肯，也得給他喝。」

郭郎高脫從醫師手中接過一杯熱茶來餵給拿破侖吃，他用手將杯子推開。他決意死了，他微聲地說：「郭郎高脫，我將妻兒託付你照顧，不用記念我，我活不下去了」。

但，這位摯友再度餵他，他還是推開：「離開我，離開我！」

後來大家都哀哀懇求，他才拿起杯來喝，不久大嘔，嘔得精力全無，躺在床上。

賢聞醫師看這情形仍舊沒有轉機，就對大家說，「他還得喝，否則就完了。」

衆人再度求他飲服，纏了二小時，他似乎已清醒不少，能多說一二句，但他痛苦萬分，拚命將手帕塞進喉嚨，連連呻吟着。

聖室突然靜寂，隔或有些嘖嘖索索的驚嘆聲。屋裏燭光人影相映，更形襯托出詩意的穆靜。

終於，皇上睡熟了。衆人也都退下，祇剩了康斯登脫和郭郎高脫。

這當兒，賢聞醫師弄得六魄顛倒，心魂不定。他一面怕懼巴黎的聯軍當局會控告他救了拿破侖的性命，一面又不敢就在在豐丹勃羅，恐怕萬一拿破侖死了，他就有忽於職守的罪名，最後，他將白手絹扣在臂上以安全地通過防衛線，跳上馬，逃到巴黎去了。

而事實上，皇上醒了，張開眼臉，仔細辨別四周每一件東西，他發覺自己已從痛苦中掙脫出來：「上帝不預備如此，我不能夠死。」

郭郎高脫回答着：「陛下，你底兒子和永久紀念你底英名的法國將承受危難的責任加在你身上。」

「我底兒子，我底兒子！我留給你的是一個多麼苦楚的遺產。這孩子生下來是國王，今日之下他却沒有了領土。爲什麼我不能死？」他又說了許多關於法國的話，他覺得已沒有希望了，對於退位倒並不在心上，因爲在軍事上，他已有許多豐功偉業，足以爲一大丈夫之榮譽了，命運的反覆無常也不足慮，祇有一件事受不了——就是失身份，屈面子，我真怕死，死是安息……過去二十日中，真不知痛苦些什麼。」

這時曙光正現，時鐘打着五下，又是一天了，拿破侖也再生了。

他能起床走動，打開窗簾讓晨曦的陽光進來，在他面前又正是一個新日子的開始。

他也能握筆，就給退位書簽了字，無條件地退位，放棄了歐洲的皇座，到愛爾巴小島去渡那放逐的歲月。他心田中，又茁長了新希望的苗芽！



獨裁者的解剖

劉秋生

有許多獨裁者的事蹟湮埋在悠久的時間中，模糊不清；有許多獨裁者的傳記尚有待於歷史的發掘，難下定論。但，拿破崙的記錄是完全的。他的生活的詳情細節我們是都知道的。

他說什麼？

是的。拿破崙常常說謊。他對外國說謊，他也對自己的兵士說謊。他自戰地寄回本國的公文往往是不確實的。他甚至宣佈滑鐵盧的勝利，但一二小時以後，失敗已經降臨在他的頭上了。

他在自己控制的報紙上向人民說謊。自埃及歸來，他信口雌黃；對於莫斯科的慘敗他默無一言。他跟自己的侍從說謊，在他敘述自己的一生時，關於戰爭的勝負也不盡信實。

他偷竊麼？

是的。拿破崙從埃及和意大利偷取寶物。但，許這可

算是軍隊的戰利品。然而他在禪位時，讓他的侍從埋葬的十萬法朗，無疑是偷竊了。自滑鐵盧敗退時，他的外衣，縫了許多珠寶；這原是屬於國家的，他取為己用。連打牌的時候，他也要欺騙；有一次他和侍從平分贏得的錢。

他偽造簽字麼？

是的。在戰爭已經開始以後，他在一張戰爭命令上簽字，以卸脫罪名。沒有比這張文書再可惡的假支票了。

他造假貨幣麼？

是的。他印刷敵國的貨幣。在他侵入這個國家以後，他就把這些假鈔票分發給他的士兵，他們強逼農民和小商人收受這種廢紙。

他接受勝利的光榮麼？

是的。他總把勝利歸給自己。他認為是他的作戰計劃獲得勝利，也確實常常如此。不過，在最後的利那，他的

計劃失敗了；採用另一個計劃時，他也把光榮留給自己。

失敗時他責罵別人？

埃及之戰，他歸咎於英國的封鎖；似乎他並不知道英國是有海洋艦隊的。俄國之戰，他責備大雪，好像大雪是冬日的奇蹟似的；戰馬無鐵蹄，兵士無暖衣是誰的錯誤？但，他責備天氣！

他遺棄他的部下麼？

是的。不過祇在失敗的時候，不在勝利的時候。拿破崙曾經四次脫逃。第一次從埃及；第二次打莫斯科；第三次自萊普茲；第四次由滑鐵盧。他總是第一個跑回巴黎。

他殺害俘虜麼？

是的。在埃及的時候，他把俘虜排在尼羅河岸，請他們升天。在波蘭，在德國，在俄國，每逢食物缺乏或軍隊要迅速移動時，他就把俘虜射殺。

他屠殺自己的人民麼？

是的。他的第一排砲就轟射巴黎街頭的法國人。在俄國的時候，他的西班牙軍團中似有怨言，他就下令每十個人中拉出一個來鎗斃。他應允他的人民以光榮和財富，但却有大量的人驅到法國的山嶽中，逃避被徵入伍。於是他們派遣了許多軍隊去追縱這些人民，結果有很多人民在沒有穿上制服以前就已經殉難了。

他侮辱人麼？

是的。好多女人被他侮辱。他以極大的侮辱待他的情婦。他派萊萊去和他的敵人私通，以獲得他們的計劃。他把一個極著名的女伶召到宮庭中來，僅僅爲了侮辱她。

他知道忠心麼？

「忠心」，拿破崙說，「是一種貓和狗的哲學。一條狗僅僅知道一個家和一個主人。」他僅僅對於自己忠心。

他好虛榮麼？

是的。在他到埃及去之前，他給約瑟芬的離別訓令說：「我要我的名字成爲人們談話的唯一話題。」

他怕暗殺麼？

是的。他無時無刻不關心到自己的安全。他寫信給他的兄弟約瑟夫說：「不要讓任何人單獨統帶你的衛隊。沒有甚麼比這更危險了。你是冒遭毒鎗和被暗殺的大險。你的門要從裏鎖上。」

他勇敢嗎？

不是。拿破崙很少置身於危險地帶。他派兵士到前線，自己在後方安全地帶指揮。他在危險的環境中，臉孔變得灰白。在驅向埃爾巴海岸的時候，他完全化裝，以防別人認出他的面目。

龐大的動物——爬蟲

東方荊

世界上的動物極少有比爬蟲更有趣，更奇異的。地球上最早的四足動物是爬蟲，而且在無數萬年間，牠們的改變比一切其他動物少。在遠漠的古昔，爬蟲體軀的龐大，至今沒有任何動物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站在恐龍的旁邊，大象真可說是一個可笑的矮子。

設想如此龐大的生物，在我們的國土上漫遊，將是甚麼樣一種奇觀！直立起來，牠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探望我們二樓的窗口，走在馬路上，汽車都得給牠們踏爛，尾巴搖動搖動就成爲可怖的掃蕩。不過，這些巨獸就是依然存在，也不會是非常危險的動物；牠們多是愚笨的素食主義者，腦子和全身比起來更是荒唐的小。由於牠們的缺乏頭腦，所以日趨滅亡。而那些較小的活躍的肉食爬蟲，更把這些素食的同類當作充飢的食物。

現代殘留的最大的爬蟲是鱷魚。食草和食肉的同類都有，而食肉的鱷魚依然要吞食牠們素食的同胞。

爬蟲類的後代在形式或外表上改變很少。蜥蜴類爬蟲除了大小以外，和恐龍有許多相似的地方，甚至在後腿直立，奔跑或走路的時候，也和牠們龐大的祖先相同。

爬蟲的肉極貴重；吃爬蟲，聽來似乎奇怪，有幾種爬蟲的味道確乎很美。世界各地吃某幾種龜的人很多。在熱帶地方蜥蜴和牠們的卵都被視爲珍品。鱷魚的尾巴抵得上最好吃的魚。蟒蛇和多數的蛇也全是可以吃的。罐頭響尾蛇在美國是極受歡迎的食物。

除此以外，爬蟲還供應給我們極佳的皮革。鱷魚皮可以製鞋子，手袋，皮包等。蜥蜴皮和蛇皮也都是時髦的裝飾品。

我們多數的人，對於爬蟲類動物的知識，比一切其他動物都少；但世界上關於爬蟲類動物的傳奇和幻想，謬見和迷信却比一切其他的動物多。

旅途——北國來鴻

××兄：

爲了這段旅行，起了一個大絕早，以爲一定有好地盤可佔，沒想到站台以外早已擁擠不堪，及至軋票上車，雖然放出百米賽跑的速度衝上車去，已無立錫之地，幸虧同行黃君神通廣大較別人先上車，佔着坐位，於是互慶着旅途的順利。

車到南京正落雨，大家都擠在車站裏不肯出去，我不怕雨，站在雨地裏和洋車夫講價錢，車夫大敲竹槓，由下關車站到南京旅館不足半里之遙，索價百五十元，並且把我的箱子提到雨地中以示威脅，我則把箱子提到積水中，表示不但不怕雨淋，且不怕水漬也。於是車價由百五十元立刻跌到七十元，我因爲怕，雙方僵持下去僵不到車，還價六十元立即上車，大家品評之下都稱漂亮（不過慫恿某兄莫害怕，旅途中箱子濕水是常事，立刻拭去便無妨礙。）

同行黃君認識南京顯貴，不欲傷促小旅社中，告別而去，相約明日午前會，賸餘宋王二君和我，由清涼至下車時已三點，粒米未入肚，便着茶房立刻備好大餐。一支香烟在手，不免懷念起上海來了，我早經聲明：上海之不可愛，在我，決非厭惡而已，但我確有意立刻返滬，大概是真的嘗到浪費生命的滋味，其實你想天涯之下那一天不景浪費？

第二天大雨傾盆而下，久候黃君不到，宋君實行「宰鷄」，也無聊，我想生命的浪費云云大半「等人，釣魚，坐牛車」可以大概包括了吧！旅館約至十二點前結帳，大家決定午前一定過江，以免損失，但黃君仍不來，於是漏雨屋中所充盈者乃是長嘆氣了。

十一時半大家結束停當，準備棄黃君去矣，忽然友人排闥直入，黃君夫婦竟冒雨歸來，

江邊碼頭傍，積水已成湖。

在浦口車站上，因為黃君攜帶巨箱，被腳夫大鼓竹槓，但也因此，我們可以從容進站，我是開路先鋒，軋票後奮力疾馳，搶到坐位後雄視四周，車中竟無第二人，快哉！

火車上的經過我沒有什麼可報告給你們的，你們相信我有了一個極愉快的旅程，我的一支禿筆不擅描寫，我祇能告訴你們痛快。

因為自幼多接觸了農村，對於農作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每次每次，我在津浦路上旅行的時候，我都是深深的嘆氣，看見各地荒蕪的情狀，就好像荒蕪了我自己一樣。這次看見沿路青苗十分茂盛，心裏覺得暢快許多。這種情形告訴給你們，你們一定也是快樂的。

不過這事對於一個失了家的人有什麼連繫，是很難說的，我漸漸的覺得自己和這些原野麥田隔離，車在駛着，可是看不見四周的人，祇覺得：風在吹，身體在擺動着，自己是孤獨的飄在虛渺的太空中了，茫然無主，沒有一點扶持，這種經歷有時候你們也許經歷到，現在我想總不會有這種感覺，至於我，最後又深深的嘆氣了。

我是中了妖法了，不然我不會踏上這孤獨寂寞的旅途，沈寂問我為什麼說得這麼沉痛，可是你們想，假使一個火，張皇在一個沒有水的荒原，沒有草根樹皮，沒有同情和溫暖，假如他要有所呼吸，這該是什麼聲音？近來我不敢多寫散文，並不是因為我缺乏情感，而是因為情感濃縮成了一個，翹鵲兄說得對，我們不應該把這傷感頹廢的心情傳染給別人，雖然我頗懷疑我的東西對於別人的影響，我終於尊重翹鵲兄的話，讓這傷感的心情藏在心裏多窩蝕一點自己吧！

說些愉快的吧，正因為別人對於旅途困難的傳述，我們不能不知足，同行五個人，每人佔據得一隻最舒適的座位，車上也並不擁擠，假如沒有適當氣溫的調節，車箱中自然不免悶熱，却因為沿途陰天，終日涼風習習。

夜裏，車中的人都沉沉的睡着了，我睡不着，便欣賞別人的睡態，我覺得人在旅途中是太放任了些，想想看吧，現在坐二等車的該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在上海的時候一定是衣冠整齊，何等可矜持，可是那邊那位胖胖的紳士，頭歪在一傍，口角上滴下涎水來了，另一位西裝少年，用手扳着一隻赤着的腳趾睡着了，在社交場中他們一定不肯做這種失儀的事。可是你們也莫爲我的寂寞而悲哀，還有幾位由蚌埠上車來的先生們，乘夜來趕車，車上早已客滿，祇好在窄窄的行人甬道上徘徊，他們自然比我更累，你們總沒有看見過走着路睡着的人吧！這自然沒有，於是：他們睜着眼陪我到天亮。

太陽升起來的時候車到徐州，徐州府是大站，有許多人下車，一雲間又有更多的人擁上來，車中便覺得十分氣悶，祇希望開車，因爲想在站台上買點燒餅牛肉吃都不敢，生怕別人把位子搶去，車上有兩個人在爭一個空座，大聲叱罵，且不惜把自己的履歷報出來鎮懾對方，我沒有足以嚇路人的履歷，還是乖乖的守住自己的座位好。

下午八點半車在天津總站停車，同行王君下車而去，別人到了家了，這時候我還沒有想到家是什麼，繼續的用我們在車上發明的笑話來說笑，你們莫笑我，看見鐵道傍的奪園，我自然會想到去年夏天在天津的生活，吳小姐現在大半很好，我不知道，郭朋要望望她，我一定把這句話帶到，她會感謝你們的盛意的。

章雨奇

七月七日



天羅地網

——福爾摩斯話匣

李信之

前天我和一位退休的警察總監談論罪犯的問題。

「每一次戰爭之後必引起一陣犯罪之波浪，」我喃喃地說。「希望這次證明却是例外。」

他沉思着點了頭說道：

「根據我所獲得的理論，倘使罪犯知道敵方是如何模樣的人物時，那麼就完全不會有犯罪問題了。罪犯把我們估計得過低，自以為只要有相當的運氣，他就可以打敗警方。盜賊們簡直不知道，他們是處於如何不利的地位。」

這是再實在沒有的話。數年來我一直寫着關於犯罪學的文字。我始終抱着這樣的見解：罪犯膽敢對全國最敏銳的頭腦作孤注一擲的賭博，一定是一個傻瓜——或是一個天才。他所須對付的不但是富有訓練的偵探，並且還有醫學、化學、攝影、細菌學、以及植物學的專家！

每一個罪犯，不論他是殺人犯、放火犯、磨幣犯、或搶劫犯，都以為他能夠逃過法網，只要他不留下痕跡的話。然而，這些「聰明人」却不時地陷於警署的實驗室中所設的陷阱之中。

假定你殺了一個人。自然，你一定會發費心機把一切血漬抹去，可是你須得有天大的本領方能避過顯微鏡的眼光！有一次，捉住了一個殺人的嫌疑犯，把他所有的衣着的均經縝密的檢查。可是却絲毫不見血液的痕跡，這是頗為費解的，因為那是一件殘酷的凶案。然而，顯微鏡却不久在兇手的指甲中發現人血的痕跡！

兇手往往對他們衣著上所發見的血漬，推說是他們割開了手指，或是於修面時割開的，可是科學却絕不允許朦混的。專家把人血分為四型。他們雖不能說在嫌疑犯袖上

的血痕就是被害人的血液，可是他們却不能證明，那不是他自己的血，而是屬於和死者同一型的血液。

這雖然不是有決斷性的證據，可是這對檢察官是極有用處的。

可是你不要以為科學老是袒護着起訴人一方面的。約在十五年前曾舉行一個驚人的審判，被告的罪名是殺害一個青年，辯護的律師聲稱，被告是神經錯亂，會屢次絞殺貓兒。他的主張獲得絕大的後盾，當顯微鏡對準他的衣著，發見上面附有許多貓兒身上的毛！

然而在另一件案子中，一個罪犯於脫逃時會踏了地毯。他沒有知道他的短外衣上面的幾根線被軋在窗上。同時他也沒有覺查到，那彩色地毯上的細毛和他右隻皮鞋底上所發見的細絲完全相合。

逮捕他的偵探自然有過人的聰明。可是供給充分的證據以洩露他祕密的却是利用顯微鏡的專家們。

嫌疑犯身上的衣著或指甲上的最微小的灰塵往往是極有助於警方的。我們也許自己不知道，可是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必帶着我們所做之工作的些許痕跡。理髮師於關店門時，也許會極仔細地洗刷他的身上，可是專家却輕易地能夠從他的衣著上找到鬍根細髮，或是一些髮粉的粉末。而

這種情形是適用於任何其他的職業，不論你是鐵工、園丁或寫字間職員。

我記得有一件含有放火嫌疑的案件，在一隻燒去一部分的麻布袋中發現些許粉末。顯微鏡查出這是麥澱粉。根據這一點為線索，不久捕到了罪犯——一個麵包師。

科學家於決定火災是偶然與否上，給警察不少的幫助。火燒場的碎屑迅速地帶來，作化學的分析。經潔溜之後，科學家就能夠斷定，這碎屑中是否含有汽油或其他易燃之材料。

讓我再向你提醒一次，化學家的工作並不是老是對被告不利的。某人因對保險公司欺詐而被投獄。他說，他不過是偶然燒了幾張鈔票。他對原審表示不服，提起上訴。他的律師要求辦公室的燒燬之殘跡加以檢驗一下。不用說，專家從燒焦的紙張中輕易地查出鈔票的殘片。他自然被釋放了。

不論他們為何者工作，科學總能獲得結果的。

磨管製造犯絕沒有喜歡警署的科學家之理。這些罪犯擁有一大堆的「科學」——彫刻銅版、最新式的照相凹版術、模型、電氣分解等等，可是在警署方面卻有着更優秀的設備。有許多次，嫌疑犯都被判定有罪，因為把他們的

衣著分析的結果，發現鉛或石蕊的痕跡。專家們同時又能查出彫刻的極細微的缺點。

偽造文件者也將遭遇可悲的命運，鑒署的專家們對於紙上的水印、筆寫體、污漬、以及偽造的筆跡等等的秘密都知道得很詳細。以爲用着打字機就可萬無一失的罪犯，真是自己騙着自己。差不多每一架打字機都有它的特點的。

不久前，紐約的警察受命逮捕一個發着許多惡意的誹謗函件的惡棍。顯微鏡表示，所有的函件都是用同一打字機打出的。探員從函件的措辭上斷定這一定是出於會計員的手筆。

於是他們遍訪紐約的數百家會計事務所，檢查了他們的打字機。最後，警方找到一架，它有着打那誹謗信同樣的特點。他們終於尋着了真犯。

從事抗拒法律的罪犯好比是和一個三頭六臂的敵手搏鬥者。他須得對付：化學家、鎗械專家、醫師、攝影家、彫刻家、指紋專家、筆蹟專家等等。

因此，我並不認罪犯是「聰明人」。他們實在是一羣傻瓜。

科學爲他們安排下天羅地網！

十月「純小說」

碧流叢書 第二册

- | | |
|-------------|-----|
| 十月（小說） | 郭朋 |
| 北極風（小說） | 石琪 |
| 十一判官（小說） | 沈寂 |
| 趙瑞甫（小說） | 關山月 |
| 遊獵十日記（小說） | 陳汝惠 |
| 綠（小說） | 程育真 |
| 一條腿（小說） | 旗汀 |
| 差別（小說） | 羅惹 |
| 擇偶記（小說） | 翟絲 |
| 灰（小說） | 萬城 |
| 人情世故 | 韋茵 |
| 沒有結束的傳奇（小說） | 汪震 |
| 南極探險記（小說） | 劉蘭 |

淡淡的神往

鄭家璦

父親對我說過「孩子，你有許多珍貴的珍愛的物件嗎？把他好好地珍藏起來。放在一只小小的箱子裏面。」

「這是爲什麼呢？」

「因爲將來等你長大了，或者是年老了，在你覺得孤寂的時候，把他輕輕地啓放開來，從這些微賤的可貴的東西裏面，你將會尋得無數有趣的回憶。」

「那麼她一定高興地輕笑了？」

「是的，她的嘴角帶着笑意，但是兩只眼睛裏却充滿了晶瑩的淚珠。」

「難道她在感傷了？」

「不！她在驚異時光的飛馳，在淡淡的神往中，她又回到年青時代的舊夢。」

現在，正是薄暮的黃昏，大大的紅太陽已經沉落在西天的煙樹裏了，月亮還沒有出來，整個世界籠罩在灰暗的氣氛中，點上燈吧又覺得太早，橙黃的光彩老是不能和朦朧的暮色調和起來，屋子裏靜悄悄地，也許在整天的工作後，你已經疲勞了，或許還感到了這麼點兒寂寥，躺在安樂椅上，安靜一下子吧，爲你，讓我尋找那一只烟塵封閉的小箱。你瞧，這是一只多麼可愛的精巧製品：海藍的磁質底子上面滿綴着五色繽紛的小花朵，嵌金的細絲條子因爲年代悠長的關係都已泛暗了；吹拂去上面久積的塵灰，啓開這小小的雞心金鎖，這裏面每一件珍貴的物件都帶着一點平凡的事蹟，讓這

些粉綠的，歡笑的，淺紫的，悵悵的各種漪縵，與飄蕩地合了攏來，譜在一起輕扣起我的心情帶到久遠的過去。剪不斷飛逝流光，數不盡幾許歲月，多少天前，我會毫無顧忌地掛着兒時的嬉笑和眼淚，……。

(一) 一串瑪瑙穿綴的瓔珞

太陽穿過綠紗窗的法國梧桐，窗前的長几上撒滿了溜動的小圓滑——閃爍地，顫動地。小鐘上指着八點了，乾領我的女僕——大媽剛給好牀照例拖出那張矮凳，再從抽屜中拿出一只油晃晃的小木盒子。

「女姑娘，快過來梳辮子！」

我獨自彈奏那只小形的新鋼琴，將大媽的話置之不聞不問。

「別在拖時候了，回頭又該洛薇姊姊揷在你前頭，今兒不比平常啦！外婆的生日。」說着她熟跑到牀前把我拖坐在長几前面，橢圓形的鏡子裏閃出一張胖胖的小圓臉，木愣愣的睡態帶着一點不耐煩的神情。

「大媽，今兒我要打兩條長辮子，跟上次薙香姊姊一樣的。」昂過頭去，熱切地關照她。

「好，不要再動了，回頭可不能再亂跑亂跳了，要不然辮子鬆了，才給人笑話哩！」說着她就靜默地爲我梳髮絲。辮子打好了又拿出一套水紅綵子的薄綉襖子跟我換上。

「你瞧，多俏呀，快下樓去跟外婆拜壽。」

我高興地跑上樓梯，經過母親臥室的後房，門還靜靜地掩着，悄悄過甬道回頭望張珍珠的房間，玻璃窗後的綠絨簾子也低垂未卷，心裏一陣輕喜，拿準了今天洛薇姊姊趕不上我早。

走到樓下，癡癡的新老媽子背着身子正在打掃客室，我沒有喚她輕輕地推開外祖母的後房門。

外祖母早起牀了，這時正伏在佛龕前的軟墊子上唸佛，她一會直立起身子，一會又墜拜下去，我悄悄在沙發旁默默地等待她做早課，屋子裏沒有一點騷動。祇有佛龕前的香爐裏飄散出沁沁香味——那是檀香末子的白煙。

最後外祖母站起來了，整整衣裳緩步走向長沙發旁。

「婆，跟你叩頭！」我蹲下身子梳得整齊的劉海正觸着外祖母的小腳。

「乖，一大早就來跟婆拜壽了」外祖母坐下來用瘦骨的手挽我起身。

「今天真漂亮，當心新衣裳呀，不要又是湯湯水水地沾髒了……真的，婆累了，小手過來攏攏腿。」她半倚沙發

背，腿擡到上面，安詳的臉上微微帶有些笑意。

老規矩我又緊握二個拳頭爲她鼓腿。

「真舒服，小手肉鼓鼓地一點也不痛，……這麼子天天早上來跟婆婆搥腿，婆婆你點什麼才好呢？小艾嘉，你倒說說看，喜歡什麼？」外祖母的眼睛這時已閉上了，聲音緩慢而又輕微。

偶而抬起頭來，那串掛在牆上的瓔珞正映入眼簾，即是一串瑪瑙穿綴的項圈，暗紅色中滲入淺白繚紋，像晚霞那般絳麗，與秋雲一般靜穆。

「婆，我喜歡這個紅紅的……」沒有敢說完，我就知道這是一種貪婪的冀求，這些日子來外祖母一直珍貴着牠掛在牆上從不許人觸碰。

「傻孩子，你是說院子裏的石榴花？」外祖母笑了。

「不，石榴花要謝掉的，我要這串瑪瑙項圈。」

「這瑪瑙項圈——」她應了一句；眼睛張開了茫然向窗外的藍天凝視。

「好不好？婆，給我吧？」再次的要求，又渴望又焦急。

「這是你小姨姨最寶愛的一件遺物，自從她死了，我就把牠掛在牀前，你知道婆是挺疼愛小姨姨的，看見了牠

的東西，就好像看見她的人一樣，這串項圈已經掛在這裏三個年頭了，她死得太早祇有十九歲的年紀……小姨姨在世的時候頂喜歡綠色，什麼東西沾上暗紅的，她都愛……孩子；你既然要，婆就給你吧，不過你得好好地保存牠……唉，婆的年紀大了；什麼東西遲早要給你們的。」外祖母的聲音更低，更模糊了！俯下身子，從她衰老的眼睛裏我發現了一層霧，一片淚光。

「婆，我不要這個了，方才我是說着玩的。」我緊緊地伏在她的腿上。

外祖母挽着我走到牀前，拿下那串珠項套入我的頸子上，她說：

「小艾嘉，你記住，這是婆過六十歲的生日上給你的東西……現在不要再撻了；出去玩吧……」

撫摩着頸上那粒粒溫潤渾滑的珠子，我快快地走出房門，心裏一點也不因着獲得而高興。這一次經過石榴樹下的時候，我沒有像往常那樣起勁地去拾攬朵朵火紅色的星形的花蒂。

鷹嘴峯

唐敏

在山巖裏，在重重疊疊的巖巖和峯巖裏，凹進一方這靜幽靜的山谷，不得不使人讚美造物物的神奇了。有幾塊岩石參差地在地面上崛起，鋪上一層綠草，調劑這單調顏色的是嵌在中間的野杜鵑和不知名的黃白小花。山坡上遍滿了松樹，柏樹，楓樹和開着紅色花朵的桐樹，濃密地掩沒了曲折的山道。在一片壯重的竹林裏，露出一角朱紅色的圍牆，這是一座宙宇，它彩色的琉璃瓦和飾金的屋簷，襯着險峻的紫褐色的山巖，更顯出它的金碧輝煌。

這山谷像深井似的陰闇和森凜，由於周圍峻峭的山峯。它們奇奇怪怪的樣子是很容易使人聯想成實物的。對着這宙宇矗立在雲表中的叫做鷹嘴峯，聳拔，蒼黑，滿佈着竹樹。在石縫裏，似烟似霧的透出一股瀑布，狂瀾地迷碎在亂石上。它的頂峯是向外突出的，這尖尖的樣子，不是活像老鷹的鐵喙麼？

這時節，在山谷裏有着一隊踏青的中學生，穿着白色

的制服。他們都仰起頭望着從鷹嘴峯尖端沿着一條繩繩下來的漢子，現出驚奇的样子，眼睛一瞬都不瞬，凝視着，嘴張大得連口涎流出來都不覺得。等他們能看清他的面目，他停住了身子，一手拉住繩，一手圍着嘴嚷着：

「衆位先生，在下來了，幫幫場，千萬不要走！」

接着，他滑到繩子的末端，盪着身子跳了下來，使這許多年青的歡衆像噩夢中醒轉來似的按着胸口：「多麼險呵！」有二個輕輕地吁出一口氣，用手背揩去自己口邊的涎涎。

他站定了身子，撩起衣角擦着流出汗來的紅臉，喘着氣說：「你說話就這套功夫容易麼？一個不小心便要粉身碎骨！」他笑了笑，緩和了語氣。衆位先生，我們慢說好不好，在下總算時候衆位一會子了。……衆位是難得出來玩玩，今天碰着，也算有緣，如蒙方便，請在身邊摸上一摸！」

他從頭上脫下一頂小毡帽，托在手裏向學生們要錢，很少幾個塞了幾毛錢給他，大多數紅着臉走散了。當他迎到一個三十多歲教員模樣的面前，禁不住像乞丐似的哀求着：「先生，你多幾個吧，也夠我們吃一餐粥。」

教員冷靜地看了一眼，摸出二元錢丟到他的帽子裏。

「這麼一套功夫，只值這幾個錢？先生，你高升，高升……」

他皺着眉頭像要哭的樣子。教員苦笑着，搖了搖頭：

「這年頭……有誰過得頂好呢？」

說完，他招呼學生們爬山去了。爬繩的迷惘地盯着他們的背影在樹林裏消失後，才下意識地數了數丟在帽子裏的鈔票。……一共不滿五元錢呢，他倒抽了一口氣。

他身子顫動了一下，不敢再轉什麼念頭，疲乏的感覺頓時侵襲到他的心上。他坐到石墩上，戴上帽子，把這一卷票子塞進捲煙，感到無限的悵惘（俯下頭嘆息）：

「上山打虎，下海擒蛟的勁兒到那裏去啦……唉，從前是三季霖一春，如今……」

他擺擺頭，如今春天將要過去了，這年頭的春天能給他留下些什麼呢？

真的，他是從來沒有碰到這樣貧窮的春天，就是拿不

達二三年前來說吧，那時的春天便是金子製成的！當田野由深黃換上了茂綠，山上的積雪化成幾條銀亮溪流的時候，總有許多穿得奇奇怪怪的界女不遠千里而來。他們似乎比住在這山城裏人更知道雲樹繚繞的好處，但是他們穿着皮鞋和高跟鞋的腿却苦於不慣跋涉泥濘的田塍和崎嶇的山路。在這時候，他將田事交給妻子，約了一個同伴去趕豬，生趣，讓他們的腿來幫着大爺小姐們遊山玩水。他是有一個好身體，總是打前的。他把兩根竹橫壓在椅上，舒泰地踏上嶙峋而且曲折的山坡。不管遊客是如何爲了這一條峭崖的山道而驚恐，囑咐着他腳裏小心，他還是若無其事的把每個山峯的名字告訴着他：

「……在鷹嘴峯邊上是天柱峯，對着天柱峯不是一個嶙嶙的山頂，上面峨起一方石頭？這是望夫峯——有一個男子出門不想回家，婦人在山頂裏望着他，哭了三日夜，變成這方石頭！」

他用手指着：這是藏虎，這是伴雲，這是臥龍，這是望月……有時選用着他有限的字彙來述說一個古老的傳說：什麼紫血燈是由一個忠臣的血染紅的；什麼捨身崖是由於一個孝女爲了求天保佑她母親的長壽，許願投崖，而得名的……當然是很少有人相信他的話，但是對於風俗學有

興趣的游客，對他的說話却值得思索和研究！

他還有一種絕技：爬繩，這是他從小下苦工練就的，全山城的人沒有一個比他精！他能夠憑着一條繩爬到頂高險的地方；他能夠把一條繩繫在二峯之間，玩着種種把戲。每年春天，總有不少的游客，特地約他表演。他有着一次頂光榮的記憶，就是當一個年青的新縣長到這裏來上任，老百姓們爲了歡迎他，便推選這爬繩的到天柱峯頂上去吊上一串鞭炮和放幾個銃！等他從一條繩子在壁立山崖上繞下來，這個年青的縣長便滿面春風的迎了他過來。

「太誠意了……這麼險的頂上去點炮仗！」

他見到鄉隣們都用着羨慕的眼光看着他，他害羞地俯下頭，喊一聲太爺。

縣長盯着他堅實的裸露着的上身，摸了摸他肉體突起的手臂，說：「你身體真強健，怪不得有這麼功夫！」

他似乎被他稱贊得有些忘形，抬起眼來喘喘着：

「太爺，這算不得什麼，我把繩子撐住在一個山頂上，能夠打上一套拳！」

「打拳？」

「唔，我能夠在繩子上翻跟斗，還能夠翹起一條腿，把整個身子凌空，來一個金雞獨立！」

他踞下身子裝着姿勢，縣長好像看到他在空中表演，恐怕他墜下來似的連聲說着危險。他站直了身子說：

「小的從小學會的，可以靠這吃飯！」

「吃飯？……生活是太可怕了。」

縣長打了幾個寒噤，從他中山裝的口袋裏摸出十元錢給他。他正想跪下去謝太爺的賞，已經被他攔了起來：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農民們的心地是恩怨分明的，他們都認爲這位太爺是好人。他似乎不很知重這山多於地的縣城中地主的威風，他代他們提出了二五減租的要求；他還告訴他們？這山城糧食是不足的，爲了避免將來食糧的恐慌，應該努力開墾山地。……在這個年頭，大多數人都活得很好，何況像他這樣有本領的人，每天晚上，他到酒店裏去喝白干，酒店裏滿是人，他和他的鄉隣們把酒壺敲着酒盅，互相敬着酒。等他覺得有些醉了，便踏着不穩的步子回家。躺在床上，把酒氣吹到妻子的臉上。

「不想學好，又喝了迷湯！」

「是我不想學好，是我？……嘻嘻，做哥哥的把繩爬痛了腿，想推車呢！」

「唉，不要臉的！」

瘋狂地響起了一陣笑聲。……這種快活的笑聲充溢着整個的山城。

第二個年頭情形便不同了，在春天沒有穿得奇奇怪怪的男女到這裏來，據說是爲了附近幾條公路被搗壞的緣故。這當然對於他們的生計是有影響的，他們沒法再賺到外鄉老大批的錢！接着，這個年青的縣長不知爲了什麼被調走了。雖然，在他走的時候，有許許多多模拙的百姓點着香去送他，但是也有人把他看作一個傻子。就是租田給爬繩的一個地主，他也是這樣喊着他的：

「這個小傻子，嚇，想做青天大老爺！——爺老子有多少家產，做官不要錢？——滾啦，給我滾啦！」

這位縣長走後沒有三天，他便把他的佃戶喊了去，用着很嚴厲的聲音說：

「……到秋天淨繳二百斤一畝，記記牢！不要到了時日裝羊叫：沒——」

「怎麼要這麼許多，去年也不過九十六斤！」

「九十六？不要再做夢啦，去領領市面！」

他坐在坑床上，託着水烟筒吸煙。他低下頭去嘆的一聲吹燃了菸頭紙，火光照得他個圓圓的面孔發光。他的佃戶遲疑着，走上一步說：

「大爺，照從前的樣子，繳一百廿一畝，好不好？」

「他該清醒些啦，不要再老記着小傻子的辦法！……現在這地方除了日裏的出產還有什麼？」

「不要再多囉嗦！」他喝斷了他。「個個的佃戶像你這樣刁，我還做得來事情麼？……如果不願意種，我收回田！」

爬繩的抓抓頭皮，終於答應下來。這是沒有法子的，從這年開始，在這縣城裏田地似乎是頂崇高的財富了，田主們所訂的制度和不成文的法律有誰能夠反抗呢？

當這各山區不能再吸引外來人的金錢，田地也同時變成徵收賦稅惟一的來源。他和他的妻子併力耕種着租田和開墾山腳下的沙土，在這種情形下，當然不能得到一個溫飽？這時，他在外面碰到任何一個鄉隣總是互相嘆着氣：

「怎麼過去，這年頭……」

「真真，怎麼辦，死了倒乾淨！」

他回到家裏，迎接他的只是妻子哭喪着的臉！這一年秋天，他因爲沒法湊足租穀，地主便把他的田收了去。正在頂難過的日子，開春，僑他的妻子生下一個孩子。他咬着牙把瘦得像小老鼠似的嬰孩丟在盆中溺死了。

「你，你好狠！小把戲不是一條命，不是一條命！」

她散亂了頭髮，他跳了起來。

「你說叫我怎麼養活他，養活他！」

他睜大着佈滿了紅絲的兩眼，有着瘋狂的樣子，接着像一個孩子似的哭了起來。

他們正像破了底的船，被生活的巨浪打擊着，漸漸要沉到海底去了。在這一年中，他要添一把耙比從前貴了五十倍，但是他們靠沙土種出來的紅薯却還不夠糊口！

這半個月來，夫妻倆總是在商討着辦法：

「總要想法子捱過日子去……」

「我不知道這麼！」他粗暴地說。「不能搶，不能偷，叫我想些什麼法子！」

他們沉默了一會。妻子柔聲地喊着丈夫。

「當家的，你還是出去爬繩吧！」

「爬繩？這年頭有誰來約我爬繩取索？」

「你到山上玩了一套，總可抖到幾個錢！」

這句話損傷了他的自尊心，他用眼遠射着他的妻子。

「什麼，你把我當走江湖的？我是有家有田的！」

說完最後一句話，他抱着頭不再開口了。

等二天早晨，他從床鋪下尋出一串繩子，把纏着銅的皮帶來住腰，揀了一雙釘鞋上山去了。這玩意兒究竟和走

江湖出把戲不同的，有幾天他在繩上還了幾套功夫，還是得不到一個觀者。然而被他發覺一件事實，自己的功力衰退了，他繃下繩來常常喘得透不出一口氣來，從前是連臉都不漲紅的！他只埋怨着自己不勤於練習，他不知道二年來艱苦的生活把他身體變得多少衰弱阿！……今天，雖然幸運地碰着這一隊學生，但是這幾個錢，在數買到五百元一担的日子，夠什麼用呢？

天氣很沉悶，沒有一絲風，雜着溪聲的只有野蜂們嗡嗡的叫聲，這更增加了他的倦意。他抬起混混沌沌的眼，望着生氣蓬勃的樹林，他有些感到悲傷了。

「人是一天一天癩下去啦。」

他聳起二條腿，把頭靠在那腳蹠上，想起今天一天祇有吃了二團紅薯，辛酸化成清淚，從他的眼角垂了下來。

——怎麼這樣婦人氣？

過後，他埋怨着自己，用袖角擦着眼。忽然，響起一陣皮鞋聲，他抬起頭來。

從竹林裏走出一對男女和一個知客僧。男的是軍官打扮，黃呢制服，橫皮帶，和鏗鏘響着的馬靴。女的，額上養着留海，頭髮梳得像鴨屁股似的。女的對滿臉堆着笑容的和尚這樣唧噥着。

「全是山，山，有什麼好玩呢，我們鄉下也是有山有水有稻田，不必到這裏來開眼界！」

「真是——」軍官附和着，「老子什麼地方沒有到過，頂熱鬧的上海也去玩過！奶奶的爺，這有什麼好，名山？屁！」

和尚問着他們這裏有幾處奇妙的瀑布要不要陪他們去看一看，他們都不感興趣地搖搖頭。和尚正在頂爲難的當兒，見到山峯裏掛着一條繩，他發現珍寶似的笑出聲來。

「噢，副爺！這是頂好玩的，你不要看一會？」

「這是什麼玩意兒，一條繩子？」

和尚用手指着爬繩的，解釋着這是怎麼一回事。他見有主顧來了，立起身來。

「副爺，要看我玩一套？」

女的正想答話，被軍官推過一傍。

「有什麼好玩，俺不要看！」

「副爺，」他結巴巴說。我侍候一套，錢隨副爺賞好

嘍！」

和尚在傍邊湊趣。

「副爺會少給你錢麼？——你上去來一路猴拳！」
他唯唯答應着。女的說：「

「要玩得有意思，不好，一個錢都不給！」

「真是，不使俺滿意，給你一個錢，俺是你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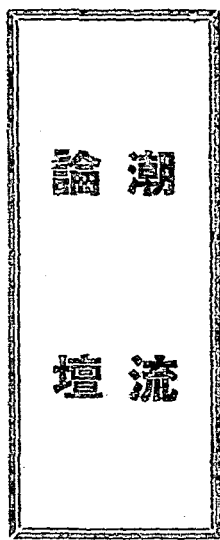
軍官用眼睛瞪着他。他點了點頭，聳身一跳，抓住繩子矯捷地爬上去。他想爬上山頂，把繩子另一端扣在天柱峯的樹樁上，來一套猴拳，顯出他混身絕技，他咬着牙，一把一把向上擰扎着，汗透濕了全背脊。他恐怕這簡單的動作會起他觀衆的不耐煩，所以他一手抓住繩，來了一個雙飛腿。在繩子極度振動中，陡然，他的眼睛裏迸出金光燦爛的星子，他抓着繩的手不由自主地放鬆了。……女的睜大眼睛，認爲他顯出本領來了，正想喝一聲采，被和尚的一聲啊呀驚住了。

「奶奶的爺，把戲看出人命來啦！」

軍官拉着女的急忙地走了，他落在樹叢中簌簌地滾下來，衣服撕了幾個洞，面上腿上流出鮮紅的血！他感到一陣刀割似的奇痛，失去了知覺，和尚鎮靜地把他放平在地上，用溪水噴到他的臉上。他動了動眼皮，痛苦地呻吟。

「大：師：父：……扶我：回：家：……家裏：……女人：要……錢：……在：搭：糖：……裏：……」

地面升起灰沉沉的厚霧，凝集在山頂上，天空滿是烏雲，雷雨將要下來了……



文藝水準的估價

燕人

作家之希望自己的作品爲人稱譽大半是自古皆然的事，於是「文章是自己的好」能傳爲名句，可惜的是自己的文章常不好，便是作家的悲哀了。

近來生活逼人，寫作人差不多都是「等米下鍋」，急就章多，求文章夠水準原也不易，這倒不足怪，人原是要活的，千字能換斗米，水準大半可以不提自高了。

因此我們不希望高喊提高文藝水準的口號。我們祇想怎樣的拿一把尺去衡量文藝作品。

金瓶梅自古被人評爲「淫書」，是被摒棄於文藝作品之外的了，五四之後白話文學抬頭，又一躍而爲文藝名著，認爲是亘古未有的奇書。這便是因爲大家拿了兩柄絕不相同的尺，一柄是朝南量的，另一柄却是朝北量的。

古時候的尺是「文以載道」，載道的文不必太好，却已是文了，小說則僅屬於講故事之流，刻爲九流之末，許多學者也喜歡寫小說，却必定在尾巴上綴一個教訓，以示爲載道之文，與小說不同。

於是我記起了林琴南評擊海花的話：「……孽海花非小說也。……」結果引得東亞病夫自己也不高興，林琴南的意思原是推崇，却變成醜議了。

人們對於文藝的欣賞，原沒有一定的尺寸，我們也不必要求一柄經過國家度量衡局權衡過的尺，不過總也該差不多！

近來仍有人斤斤的拿「文以載道」的尺來衡量文藝作品就未免可笑了。

我們的意思以爲，文藝作品是人生的剖析，情感的表現，字句的磨礪。正確的人生的剖析一樣會指給讀者一條應該走的路，却不應該是教訓，文藝批評者應該多留意一點理論的修養，在迷惘中清醒一下自己，儘可能的充實自己那點可憐的認識，去拿一柄正確的尺。

什麼叫做水準線以上，什麼叫做水準線以下，做一個文藝批評者決不是僅會套用一句半句的術語便夠用的！

許久以前有些文藝批評者時常批評到作品的「意識」

後人走前人的路原不足奇，祇是現在如果專在「意識」上努力下工夫，就未免來執住「文以載道」的尾巴了。

因為「意識」兩個字原是很難解釋的，「教訓」是意識，是作者跳出紙面大聲疾呼的說教；是主觀的，在文藝技巧上說，是可鄙識的，但却非常明顯、淺薄的文藝批評者常常會一把抓住「教訓」來「意識」一下。這種感覺，好像在二十世紀，看見一個着十五世紀以前衣冠的人招搖過市，一樣的感覺歪曲了認識。

我們並不是要求文藝批評者不要要求意識，就好像我們決不希望人們否認靈魂一樣，宗教家主張的靈魂是存在的主觀，非宗教者主張的靈魂是抽象的客觀，就好像「文以載道」之後的文藝不再是宗教家所主張的靈魂，而是與肉體共生共存共滅滅的靈魂。

如此，怎樣估價一篇文藝作品的水準？我們決沒有製作一柄自以為是的度量衡的野心，我們祇是想，假使批評家們高興一點的話，莫抓住陳舊的尾巴，自己努力的度量出一柄較合理的尺來。

從「差不多」談起

汪霖

七八年前，有人向文壇的創作者們喊出一個口號：「

反「差不多」。

自然，七八年來，文壇的情形早已「滄海桑田」；這口號時過境遷，也早已為時光所磨滅，大家不再提起，變得很快安安靜靜了。但是「差不多」當真消滅了嗎？並不！它是依舊存在着的。不但存在，而且因為濫竽充數的編者推波助瀾，而且因為迎合了小市民讀者層的庸俗的愛好，它是大流行而特流行。它造成了一種庸俗的低劣的風氣，這風氣遠在上海的創作界中扎下固執的根。

於是我們看到一批又一批應運而生的「舊貨翻新」的「小說」，正像前些年流行過的「黑幕小說」和多角「戀愛小說」一樣。那些五十年代的「才子佳人」，那些不合理的「巧遇的傳奇」，那些套上新衣而骨子裏却依舊是黃天鵬白玉堂思想的「英雄」，……「才子」們都給打起「文學」的幌子，一件件搬出來了。

其間兩樣的祇有一點，這就是：無論從寫作的技巧或刻劃的深度和闊度而論，現在這「差不多」又遠不及那時的「差不多」；「才子」們埋頭苦幹了七八年的成績反而是「差得多」的！

舉個例，就單以現在流行作品之一的戀愛小說來說罷。許多年前人們會攻擊過封建思想的舊小說，所謂「私訂

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的那個公式。但現在又怎麼樣呢？現在是不過「公子」換上了西裝，「狀元」又改了別的頭銜，「私訂終身」在咖啡館，跳舞廳或大飯店而已！

這情形，自然，假使不管什麼勞什子的文學不文學，而只要計及每銷一本書老板可以賺多少錢，編者可以拿多少編費，作者的稿費可以兌現若干元，那是無妨的——即使比現在的「差得多」更「差得多」也無妨。坊間的那些所謂「武俠小說」，或者「香艷小說」的銷路難道不好嗎？不過假使真要談談文學——尤其是真有獻身文學的熱誠，不想以「作家」來嗚嚶喝道，或飛黃騰達的敲門磚的作者們。實在是亟應懲釐勒馬，從現在這庸俗的泥淖中拔出腳來，衝破這一道「差不多」的包圍圈的。

爲什麼呢？就因爲專事迎合讀者，「掛羊頭賣狗肉」之流永遠不會產生真正的文學！

衝破「差不多」的包圍圈其實也簡單，並用不到借重什麼高深的理論。只要用嚴肅的態度寫——寫自己最熟悉的人物，寫最平常的故事，寫「活的人間」的各方面。這就行！

我覺得現在頗有一些作者被這裏的「洋場才子」的謬論所迷惑了，說什麼短篇小說應當如何如何寫法呀，什麼短篇小說應當怎樣開始又怎樣結束呀——什麼故事應當曲折離呀，讀到一半知道結束的便不是好小說呀。還有故事的進行需得一個「高潮」來激起讀者的注意力呀，……之類都是。其實這完全是胡說八道的謬論！懷著那樣的思想來寫至多不過產生茶餘酒後的有趣的消遣品，却絕對不能產生出文學！

好的小說——或者說好的文學作品——往往倒是平平凡凡的故事，平平凡凡的人物；爲「高潮」而高潮，爲「驚奇」而驚奇，特地「精力結核」起來是一點也用不到的。真正的文學作品中，即使有所謂「高潮」和「驚奇」，也往往是入情入理的高潮和平平凡凡的驚奇。

柴霍甫說：「爲什麼一定要寫男情人投海或是赴北極尋死，而女情人同時墮樓殉情呢？這些都是不真實的，現實社會少見的。你應得寫普通的事：西米羅威契如何娶伊羅夫娜，如此而已。……」

除去用真實的泥土來培植，人類也能夠創造花朵，用彩色的紙或者絹，然而這其實不是花，因爲沒有花的生命。文學也如此。脫離了「活的人間」便沒有文學，至多不

這「衣冠楚楚」的「文字遊戲」——遊戲縱然高明也不過遊戲而已！

推薦青年作者

張修文

近年來——單以上海論——無名的青年作者能一躍成名，而至「走紅」者，真是寥寥無幾，也可說是太少了。

造成這現象的原因有二：

一，現在各刊物的編者大多以編輯為一種副業，使他們無暇空出一部份時間來細細閱讀外稿，讀者方面也要求着「名家」的作品，而且編者方面也相信「名家」的作品至少比青年作者的要可靠，有讀者。於是，新作者的心血結晶往往還沒過編者之目就退回來。即使被登，也被那些名家的大名排擠到不受人注意的地步。使讀者往往忽略，即使作品本身優良，也難一躍成名，慢說「走紅」了，我們相信要使一個無名的作者在文壇上得到地位，編者們作鄭重的推薦是不可少的。

二，應該是青年作者本身的修養問題。很多青年祇是爲了發洩創作慾和想立刻被登出自己的作品來，就拼命的寫，即使爲某一雜誌錄用，或認識某主編能常登其稿，但結果是作者自己拿了些稿費，讀者決不會對他注意的，因

爲他們的作品太平凡，他們往往祇是寫着「名家」們所寫過了的題材，而技巧又不成熟，難免受讀者遺棄，而不願費時間去拜讀了。

要希望在目下多推薦幾個無名的作者，編者們先得上一些功夫去發掘。自己或無暇，望能請朋友或助編去細讀外稿。而青年們更應該記住，要使自己一躍成名，先要寫出一二篇值得人注目的作品來，而要想從自己筆下寫出一篇優越的小說，需要有先期的長久的文藝修養——多讀名著，以成熟技巧；多經歷生活，以豐富作品的內容，並且多寫，就所謂勇於寫作，但千萬別性急要出名。只要有一天，你的作品內容已不平凡，你的文字已老練，結構，技巧已圓熟了，那末你把你的作品送給編者，刊諸於讀者面前的時候，就是你一躍成名的一天，那末，你繼續努力，好好地寫下去，一篇精於一篇，你就會立刻「走紅」起來。



雙輪馬車上的醫生(續)

康悌露

臨診

看到四十年前的病情記錄，我奇怪像我這麼一個年輕的新醫生竟做了這麼多的真的好事。我消除了病人的痛苦，安慰病人的親友，而我所開的藥品只是善心的標記。

病人家裏的老祖母，總像本「萬寶全書」。在沒有醫學上的方法能用的時候，由於她豐富的經驗，她會知道病人是好點了。她更會嘲笑年輕的醫生，在於處理普通的病症，她總以為自己比醫生還要好，而事實上她却常常是對的。譬如說診斷出疹子的病，並不常常是容易的。我記得有個病人出的疹子像是真性的疹子，而我一時不能決定。老祖母來了；她一進門就嗅了一二下。她直截爽快地決定是「疹子」。她的話是對的。我那時候還不知道疹子能由

嗅覺診斷出來。

當醫生踏進了病人家裏，普通第一件事就是盡量地去問候老祖母和姑母伯母之類，未到病人床邊還要摸摸孩子們的頭。醫生看病人時，樣子要尊重，談吐誠譜，而討人歡喜。先要按脈膊，看舌頭，再開那裏有毛病。然後便開藥方。——那時只有較新式的醫生才有熱度表和聽診器。

我却以為所有的這種親切表示都是浪費時間。我就這麼在老年的女眷們面前走過，也不注意孩子們，而直接動手進行我的事。——大部份的治療的手術所必須知道的事情我還沒有學過呢。倖僥的很，我仔細的醫治却已使病人永不忘懷。大家說這個年輕醫生「是十分有禮貌的，——可惜他太老實了。」

在我初見的病人中，有二個是一對夫妻，他倆的胃有

著一式一樣的教條。我不能以我初次的診察來作爲他注一擲地用一種醫法；因此我給一個吃鹽酸，另一個吃鹽酸。兩個人卻很快的痊癒了。他們想這真是神奇；看起來是完全一樣的，而這年輕醫生竟會發現不同的地方而用以不同的治法。

一大半人的請婦科醫生出診，只爲了簡單而明顯的病情：對喉嚨，枝氣管炎，喘息症，腰痛，或「風濕症」。對於這種病，簡單的治療就足夠了；以後只要隔一二次去看病情如何。假使皮肉損傷了，你便該老實不客氣的縫合起來。想來病人該會毫無怨言地服從的。若是骨頭折斷了，你就到馬房裏找塊適合做夾板的木板。那時候還不知有愛克斯光，可是其結果倒出人意外地圓滿。

正在我行醫之前，我看到有許多女人因產褥熱而致死；這罪過大部分該屬那些只知行醫和養豬的醫生。他們是習慣用「麥角」(ergon)藥用或會有毒性的菌類——譯者按)的重藥，要快點完工而能準時到家鑲小豬，有時工作完畢後，他洗一洗手，可是從來不在手術之前洗。他用手盥洗之後，便把他的褲子當手帕用。

我以最大的愉快來說，我和我的助手都從未遇到過這種產後發燒的事情。事實上產後傳染病在鄉間的醫生倒很

少遇到的。雖然在貧窮醫院裏可並不這麼少。在剛動手術的時候(像我有時是這麼的)最討厭的人就是那些會催促得使有些事情做得過快的婆婆或是丈姆娘。對於這種討厭的人我便說：或者要替產婦洗浴，因而叫她們去燒水。用水帶來燒一浴盆的水是要費些時間的。這樣可以使她們一直忙到平安地生產後才停。

不息的活動

我也遇到過比較嚴重的問題，這種問題中最大的便是流行的傷寒症。有一次在極大的區域中蔓延了十六種病情不同的流行病；我在當時爲了要消除它起見，需要好幾個星期的時間來服役。普通一個專門些的醫生每天要到各病人那兒去看一次；在病人危險期中，一天便得去幾次。依據當時專家的意見，在體溫極高而神志不清的時候，應用浸涼水的海綿來摩擦病人的身體。因爲當時缺少受過訓練的看護，這工作便派在醫生的份上了。替病人洗澡，個個點似乎是個極漫長的時間，尤其是對於這些整天坐在馬車裏之外沒有睡過的人，更形漫長無休止。在這令人困疲的夏季之末，我自己也和我底病人一樣地生起傷寒症來了。

在夏天生傷寒症的爲數極多，尤其是孩子們間。對於生傷寒症而瀕斃的孩子，我只爲他們灌湯而不替他們擦海綿。我毫無疑慮地說，這個方法已救了孩子的性命。那時沒有人造冰，沒有衛生設備，即使紗窗也不多。餵飼嬰兒的方法也不像現在這麼那麼的多；真正烈性的瘧疾也是極其普遍。許多孩子都死在出世後的第二個夏天裏。

我一聽到有個孩子在瘧疾中，我便將任何別的要事放手而忽促地趕去診治。我雖曾施行過許多不顧危險而終能挽救人家孩子危亡的外科手術；但是我認爲最快樂的就是替孩子於診治瘧疾。看到緊縮的四肢漸次伸展，頭從枕頭上自勵地挺正，看到光明重新回到慈母的眼睛裏，微笑回到她的唇上，……這是我一生中最大光榮的經歷。差不多我所診治的孩子都痊癒了，而我的同業的孩子却常常因用藥不當而死掉。

這給了我真正的開始；大家說：「這醫生救治了許多人！」

臨終之際

以前在病人臨終的時候，我們都守住他。我覺到他們並不痛苦。我曾坐在許多到臨死還是清醒的病人的床邊，

和他們談些偶然的事情，直到他們長眠不醒時爲止，對於死，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最悲傷的景象，該在一對同居多年的老夫妻臨死時的床旁邊。二個人都有着肺炎，我先守着這年老的妻子；她死去後，便去看她丈夫。「媽媽已經死了吧？」他問着。我實在用不到有什麼回答。他閉上了他的眼睛，雙手合在胸口，片刻之後他也死了，別問我這是什麼意思吧！

目前的醫生普通並不在病人最後的一瞬時陪着他的。他留在那兒做什麼事呢？科學上是毫無可做，而在人情上却有許多，我確信我所說的話。我一生最悲慘的時候，就是在我的女兒臨終的牀邊。牀的一邊是個神氣看護，另一邊是優越無比的開貝爾醫師。——他正在應用使她復活的方法，這法子他和我都知道是完全無用的。雖然這是無用的，這種醫生的奮鬥却能激起無可形容的安慰。在同樣情形之下，我的在場決計也能將相同的安慰給別人。此時我若然做任何別種事情，當然不會比做這件事更好。

由於心的破損，腦子裏的血液循環就會減少，因而智力進行就變得呆鈍，所以普通在未死前便能由此而預測。死去的人正似在睡覺一樣。任何人在生病的時候會失去知覺的，必定經歷到死的感覺。這並不是死，而是受到痛苦

的活。我們一生的使命就是儘量地減少人類的痛苦。

廚房裏的外科手術

現在的青年醫生以爲沒有醫院而要施行手術是不可能的，這祇是他們自己無能的意識的解嘲。我已有了好幾年的特權，工作在最適宜的情形之下：既有醫院裏的設備，還有可能的援助。但是有一部份我工作成績最好的却是在鄉下的廚房裏，處在現在所謂極惡劣的環境之下完成的。關於廚房裏的外科手術事情，在這裏是不能省去的，因爲它提示出許多在目前有相當價值的教訓。這個廚房裏的外科醫生有了些最簡單的要素已經能滿意了；因此，他學到這種要素是什麼，和如何去應用它們。這點是比許多的新式外科醫生所知道的還要多呢。

由於我的經驗，我知道清潔而迅速的手術比較面幕而加麻煩於容易驚駭的職業上的手術格外討好。外科醫生臉上載着布帽，套着漂亮的紗布，弄得手術間像個東方回教徒的閩閩。我以爲這種不舒服的服裝容易使手術遲緩，技術拙劣。

我在廚房裏施行外科手術時，我還在教細菌學。爲了要決定呼出的空氣裏有無傳染，我把一隻膠質的盆子露在

爐氣裏，一隻放在我面前；在我工作的時候，可以碰到我的呼氣。另一隻我放在工作台的背後。在這二隻盆子上的微菌數目並無什麼不同，這個實驗我曾試驗過許多次數。假使現在的外科醫生要閉住他的嘴，就需要一個面罩。將許許多多沒有微菌的衣服物件放在手術台的四周倒是很美觀而滑稽的。祇要當心地不使用具碰到未消毒的東西，就是消毒紗布也用不到。這種東西徒然妨礙施行手術的人，

五樣東西並不比一樣更消毒些。最近的新麻煩就是在外科醫生背上扣塊毛巾，可是他不見得會坐在病人身上吧。

開刀時要碰不到微菌，最重要的就是迅速完成這手術。人體的內部組織在空氣中暴露過長，復元也就慢了；並且還形成了比剖開的部份還要適合繁生微菌的導體。在我們行醫的早年，我得到了一個光彩的經驗。在我們的醫院裏有個外科醫生，他是優越的生理學家，還有着豐富的臨床經驗。因此對於時常開刀和支解人體毫不感到可怕。他後來要研究消毒的技術，可是學得不大好。在我們年輕的同伴們看來，他在技術上形成了許多很可笑的阻礙。然而他却減少了些傳染病。他在十五分鐘裏就完成了手術，而祇是我們所需要的時間的零頭。我們太專心於消毒的技術，而致不能工作迅速。他在醫院裏也是施行廚房裏的外科手

術的。

廚房裏的外科手術有二個主要的不便的地方，一個是到病人家裏去旅途跋涉的疲勞——常常是很遠的——還有一個是要我們親手處理病人和四周的一切。因此廚房裏的外科醫生除了本人外也就沒有別人可以與之商量。他得獨自推斷出手術上的困難；假使不動手術，病人又將如何。假使他自己這是這病人，是否願意開刀嗎？在這種情形之下，臉盆上的水腫和盲腸的膿瘡只是讓它乾涸而已；假如在今日的醫院裏，這種部份可以割去。但是他發現這老法子的結果比較好，所以他就採用爲主要的方法。——現在這種話却硬被人家斥指爲保守主義，而實際上那是今日的外科醫生所遺忘的一課。

現在假使他決定開刀。便在藥鍋裏燒他的用具的時候，他就去看看病人，並且利用這機會去減除他或她所有的恐怖。談話的病人常會有一種奇特的想頭。他的貢獻是難得會被醫生接受的。這可說真是幽默的頂端了。——我至今還是這麼想。

廚房裏的桌子或能無手術台；假使不適宜的話，便將一扇門由絞鏈上取下，再放在一隻大的桶上面就行。將會客室裏的桌子上的聖經和照相簿拿去，而改爲工具台。這

樣一來，就和醫院裏差不多便利了；而還有特別的好處：這裏沒有看護來奪用具，來攔截真正的血和想像上的血，還會免得將用具隨手放到碰不到的地方去。這兒用具是放在藥鍋裏的。在摩托車應用之後，你可以把你的車子開到這房子的窗邊，再將車燈開着。用一個人拿住塊鏡子，使這光線反射到行手術的地方，此外再也沒有更好的照明術了。假使這個人暈了，當然要叫另一個去幫忙——頂好是女人。女人在流血的景況之下，難得會昏暈的。

在天冷或在危急的時候，病人只要裸出身上的一部。局部麻醉總是用不到任何幫助就能施行。那時的死亡率並不比現在的醫院裏的高。有了局部麻醉，我便漸漸地能施行外科術上任何手術。要局部麻醉，我喜歡用「哥羅芳」和蘇。

回想到這些過去的日子，我感到真正的快樂。廚房裏的外科手術，雖然是很繁雜的，但因需要隨機應變，而使人興奮。在廚房裏，我差不多曾經使行過所有的各種手術。毫無疑義的我已救了許多人的性命，同時也完成了永久的友誼。繼於我後的外科醫生們不會有這般經驗的。他們還可以聽從那些老的廚房裏的外科醫生底話；良好的手術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優秀的外科醫生和一個病人。

人性的表現

我們老醫生所學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第一件或者就是知道行醫是一種藝術。因有醫生要鑑別是什麼病，還要推定這最好的醫法對於病人會形成何種情緒。譬如在三四十年前，「婦人病」還很少，因為女人們太忙而就沒有。現在這種病却引起了許多診治的方法；醫藥上再也沒有什麼病會需要這種熟練巧妙的處理了。

單是情緒的緊張便能發生患病的徵候。許多「慢性」盲腸炎雖已消除，而在認為沒有這種疾病之前，一點也不像病已痊癒。在許多已婚女子的徵候背後隱藏着恐怖，怨恨，或是憂愁。家庭醫師應知道人類本來是由生物學上的屢策所激動的動物，這種屢策一定要用基督教的倫理來調和。假使你有憂患，那該到他那裏去。他知道假使他能使病人不用手術，時間便會給這病人一服良藥。

慢性疾病的心理是由自省和自憐形成的。許多生「胃病」的人只是吃得過多，工作過少而已。這種病人只是不必要的裝痛吧了。他們常是很悲傷的。假使醫生說他們沒有什麼病，或者竟會引起災禍呢。有個二十二歲的小學教員，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突然的變得不能睡東西。她在十

天裏祇喝一點點水，所以顯然地是變得瘦弱了。我反對她的話，而說她的胃腸是很大的。我能斷定這句簡單的話能使她復元；假使不行，那得再來一次。這是個完善的治法，不久就能如平常一般地飲食了。二星期之後，有個醫生對她父親說，這姑娘實在並沒有什麼病，這父親就罵她使他白白花錢。這女兒馬上又在這種不高興的情形之下發病了。真正情緒上的困難是受責備。後來我學到這個名詞「不忠實的愛人」。

我的病人能感到鎮靜和瞭解，有時我竟能使他們看見自己在真正的光明裏，有個四十五歲而沒有孩子的女人，向我訴說一本書裏的一切事物。我就對她解釋，有許多情形之下神經過敏並不是疾病而是一種狀態；一個人必定要學習和他自己在一起生活；世界上許多的偉大工作是由神經過敏的人做成的。——諸如此類的說了一大套。她暴躁地說：「我不知道爲什麼我不像別的女人那麼健康。」我回答她說：「可是古今以來從未會發明一個法子，可以使甲能變得和乙一模一樣！」就由於粗暴的回答，便使她恍然大悟，從此使她變成一個十足新的女人。

神經衰弱的男性是最危險的。你可以由於他的胃病而覺到這地方的商業情形。常患病的人，倒是很少有這種病

的——這真是件極奇的事情。在我的經驗裏，突然說「醫生，我胃裏生個瘤」的人却從來不會生過這種絕症。

在反面講來，有着危險的病，同時醫治已無希望的時候，醫生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要不要把這事說出來。這是個人的問題。譬如有個患心臟病的人，由於他正常的經營，他前面在有着很寶貴的前途。把這真實情形爽直地告訴了他，大概會嚇得他受害不淺而致不幸。有的病人要馬上知道實情；這種行為便能使醫生說出來。有個聞名的某州長，他是個大塊頭。有一次他到我這裏來。他劈口就說：「我對你說，你要說實話，我要知道我有沒有癌；假使有的話，你能不能想點辦法去掉它？」我告訴他，他有個癌而且是不能開刀割掉的。他穿好了衣服，又說：「我很感謝你。診費多少？」「沒有診費，」我回答。「不要這麼做生意呀，」他說。他放了一張十元鈔票在台上，然後昂著頭，挺着胸，神氣地走了出去。他已和死接觸過許多次，所以現在並不怕它了，他那樣偉大的個性至今還存在我的心頭，他是個大丈夫。

有時，這種情形就不同了。有一次有個和善的老紳士生着胃癌。我告訴他我只能減少他幾分痛苦而已。他說：他希望他的痛苦能早日消除。假使能如此就可以留些錢給

他的妻女，長時期醫治的費用就不會留什麼給她們了，等我一離了他的床邊，他就喝石炭酸。——這東西是他自己預備好的，起先我並不知道。他對於死和活着一樣地不胆小，情願獻身於他的家庭。

器管上既有病，又是憂憤交加，這一來醫生的問題也就複雜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決定開刀以後，要跟着已死的配偶死去的慾望，無疑的是和復元的希望互相敵對。我見到過許多老年人甚至要反對明明會救他性命的手術，我却不能惡這種事情。世上這一條求生的金訓，沒有人能置之不問。

今日的醫學

依一個年老的家庭醫師的經驗來說，今日的醫生應當像我們一樣的以普通的實習來開始。這句話就是說：因為我是用一只馬和一幅變輪車起始的，所以他們應該如此，是一樣合理的。

醫學知識的進步決沒有像在我大肆活動的時期中進展得這般迅速。在一八八六年我看到的醫學學校的章程上寫着「每科二年，每年修業五月」；而現在却需要每年讀九個月地讀上四年，外加至少需要做一年的助手；相比之下

更形長久了。今日之下，大家可以安心地確定醫科畢業後才有資格做醫生。這種人竟能看病真使半世紀以前最優越的醫師們出其夢想之外。等他們行醫之後，祇有一件他不会發現的事，就是醫學的藝術，只會由調和他們所學過的科學，和類人的奇想在一起而得到。

事實上今日的醫學應該承認大部治療流行病成功的方法都是不出過去五十年中發明或發現的。無論何時，這種舊有的傳染病——白喉，天花，傷寒症——若在某處發生，一定是有人疏忽了他的責任的緣故。即使手頭有着科學上的武器，還是要不斷的注意和預防才能得到對於它們的免疫性，政府的健康服務社，各省裏的健康機關，所有的都在繼續不斷地活動着。但是容易忘記先代所受到疾病蹂躪禍害的民衆，常常遲緩了促進健康的工作，一個年老的鄉間醫生決不會忘記這個的。

過了六十年，在白喉出現的時候，我還是聽見無助的祈禱充滿了四鄰。但 Robert Koch 却開始把微菌養在妻子的灶上，結果便是白喉抗毒素。否則白喉就能掃滅地球的表面。可是民衆從來不想求醫學上的進步在民衆變得與醫學有關連的時候，就能確定它的進步。已有的進步，是由醫學本身產生的。

醫學上進步的動機是什麼呢？醫生們和別的人一樣地希望脫離痛苦，打擊，和失敗。一個病人的死亡就是這三個的總和。一個醫生到了七十歲的時候，他的心裏充滿了悲慘的回憶：莫名其妙的傳染病，心臟中的血塊，血管的阻塞——有悠久經驗的外科醫生自知地或是不知不覺地熱望着他們施行最後一次手術的一天。他們的成功，雖是極其超越優秀，而今只是一生經歷中的一件故事，而已被遺忘了；他們的失敗卻不會消失。有個朋友，有一次見到大科學家康杜勒氏在更深夜半艱苦地工作着。這位朋友就說他一定是愛好他底工作，——這位教授在那時候已有八十歲了。「不是的」這老年人回答着：「並不是科學的愛好驅使我，而是牠要消除我的憂愁。」

假使病人死了醫生根本就得不到什麼慰藉了。因此醫生無時無刻地想到他的責任，而設法避免這悲劇的演出。

| | |
|----|-----|
| 名著 | 余愛淥 |
| 節譯 | 余愛蘭 |
| | 余愛虹 |

我是劊子手

編後

碧流半月刊和讀者告別差不多有九個多月了，許多讀者都很關心地寫信來問訊它，然而它不幸因為種種關係不能出版，這真我們真獻給讀者的是一本姊妹刊物。

「一九四四的美國」，「拿破崙之死」及「獨裁者的解剖」，都該是讀者們所樂於知道的，「夏天的科學」和「夏夜納涼話螢火」是「季候性」的好文章，值得推薦。

余堯先生以「獨身者的戀愛故事」而享盛譽，為讀者所稱道，邇來公務繁忙，能於百忙中為本刊選述「作曲家羅西尼」一文，這是我們覺得很光榮的事。

本期的小說雖然只有四篇，卻是不可多得的精神之作。南嬰女士的「雲雨」是繼「季候」後，美小姐的「八月的海上」，有散文的韻味；石琪先生的「唐敏先生的「應嘴拳」也值得一讀。

和丁天心先生，他們都在編輯餘暇為本報執筆，我要向讀者致最大敬意，就是潮流暫時要稍讀者告別了，所以這本雜誌的大半稿件都是從那裏移來的，然而這程有一個小小的請求，就是大家不要忘記這本短命的東西，因為它隨時都在充實自己，來日方長，準能不久的將來再和諸位相見。（鄭兆年）

碧流叢書第一冊

九月的海上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壹角

每冊 中儲券壹元

編輯者 碧流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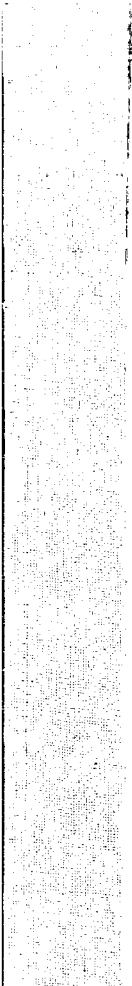
發行人 鄭兆年

總發行 中國文化出版公司

總經理 五洲書報社

上海望平街一五號樓上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五日出版



Handwritten scribbles, possibly initials or a signature.

Handwritten scribbles, possibly initials or a signature.

4.2

